皇清經解續編

□仁12
698
190

皇清經解續編卷八百十五　南菁書院

公羊逸禮攷徵　長洲陳奐碩甫著

禮男子年六十閉房禮字各本脫依宋槧官本無世子則命貴公子將薨亦如之隱元年何注

徐彥疏解云男子六十陽道閉藏若仍無世子其正夫人必無有生世子之理故命貴公子以爲世子也若未滿六十則無立庶子爲世子之灋奥案古者天子諸侯皆一取九女天子諸侯卽位必取元妃以奉齍盛故男子六十其適夫人年不必老可以生育至此無世子則命庶子非若男子三十取女二十嫁男六十女亦五十本不能生育矣

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適姪娣

適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左媵姪娣隱元年

奚案何據禮適夫人下但有姪娣左右各有媵有姪娣適夫人一餘爲八妾合之爲九女與漢書五行志劉向說列女明德馬后傳白虎通義嫁娶篇所云八妾者合則適夫人自在九女中也莊十九年傳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女蓋此傳文與注所據之禮若有異女弟也娣者何女弟也諸侯壹聘九女之子也娣者何女弟也詩韓奕毛傳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諸娣眾妾也正義補

妾則宜百子也正妃生十子九女應生九十子爲百男九女皆眾妾適夫人不在九女中周法文王制度白虎通義引王度記漢書杜欽傳後漢書劉瑜傳並云天子一取九女所取之國適夫人下有媵有姪娣二國往送女又各有媵有姪娣共九女天子九女即周禮之九嬪也是所取之本國亦有媵矣春秋隱二年伯姬歸于紀七年叔姬歸于紀叔姬媵待年於國至是始歸于紀非周禮之確證乎又成十年注云唯天子娶十二女爲夏制然則八妾爲殷制何劭公據殷禮注春秋而其注叔姬爲伯姬之媵與此注不可强通莊二年注天子嫁女於諸侯備姪娣如諸侯之禮僖二十年注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亦指八妾

禮妾子立則母得爲夫人隱元年

惠氏栻云妾子立母得爲夫人時君之禮孔子以爲不然故有惠公仲子僖公成風書濮聖人筆削彀梁獨能贊一辭賢於公羊遠矣奚案詩序燕燕衛莊姜送歸妾妾戴嬀也戴

媵子完在位十六年序稱妾不稱戴媵春秋之義也或曰莊
姜時尚在也

禮大夫以上至天子皆乘四馬所以通四方也隱元年

解云異義古毛詩說云天子至大夫同駕四皆有四方之事
士駕二也詩云四騏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魯
僖所乘四牡騤騤周道倭遲大夫所乘書傳云士乘飾車兩
馬庶人單馬木車是也倬謹案異義公羊說天子駕六鄭駁謂爲漢法蓋從其師說

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隱二年

解云卽昏禮記云宗子無父母命之是也宗汲古本譌作言案鄭注
禮卽引春秋紀裂繻來逆女文本左氏公羊作履綸惠云綸
讀爲捋說文貰布也古綸繻同音

禮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本也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隱二年

解云卽書傳云夏后氏逆於廟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是也奐案春秋繁露質文篇昏禮逆於庭逆於堂逆於戶惠云詩箋二章親迎之禮蓋夏殷周戶卽箸也

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隱五年

奐案此據周初之禮制也師猶軍也周官左傳言六軍詩瞻彼洛矣棫樸六師毛詩傳及穀梁傳皆云天子六師也方伯諸侯之大者亦謂之侯伯二師之說向未審攷攷襄十一年公羊傳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何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繁露爵國篇諸侯大國四軍卿爲帥士爲佐故

有四軍之號其實諸侯大國止有二軍耳穀梁傳作三軍非
正昭五年貴復正亦謂魯止當二軍魯頌公徒三萬謂行軍
之數三萬不足以充三軍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二軍二
萬五千人共炊家子固守衣裝廢養樵汲俱在其中舉成數
言三萬三萬正合二軍鄭志臨碩謂此爲二軍是也詩頌周
公開國之初有此行軍之數故穀梁傳以舍中軍爲貴復正
復正周公之禮也周公爲二伯方伯與二伯同徐解以爲論
語三
言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大國得備三軍當時列國僭禮出
師亦用三軍故論語兩言三軍冉求謂季孫曰一子守二子
從公禦諸竟孔子弟子亦據二軍言諸侯一師者莊十六年左傳王使虢公命
二軍非
王命也
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是也若閔二年左傳晉侯作二軍武
獻已來兼國多爲大國自僭作

禮妾廟子死則廢矣隱五年
解云即喪服小記云慈母與妾母不世祭鄭注云以其非正
即引穀梁傳云於子祭於孫止是也

禮司馬主兵司徒主教司空主土隱五年
奧案何氏不信周官所據逸禮文倬謹案文八年注云天子
皆三公官也諸侯有司徒大司馬大司空
封公侯篇引別名記云司徒司馬司空皆卿官也白虎通義
禮朝受之於大廟與聘同義隱十一年
解云即上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注云不言聘公者禮
聘受之於大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於先君是也七年
冬王使凡伯來聘注亦云受之於大廟莊四年傳古者諸侯
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十三年
注會必有壇者爲升降揖讓稱先君以相接奧案大廟周公廟朝聘同受之於大

廟與覲禮合覲禮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鄭注云受舍于朝受次于文王廟門之外燕禮記燕朝服於寢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鄭注云燕於路寢四方之賓謂來聘者也路寢即大廟在周爲文王廟在魯爲周公廟 俾謹案莊公二十三年蕭叔朝公注云時公受朝於廟定十四年邾婁子來會公注云言公不受於廟

禮臣死君字之桓二年

解云穀梁傳文奐案穀梁傳云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敢稱其名據宋本有此九字校增 孔氏段先生云字誼也俾謹案莊義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名左氏說既沒稱字而不名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穀梁同左氏說蓋異義所述當爲嚴氏春秋何不然者師授之異也

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桓二年

解云春秋說文而膳夫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何氏不取也惠云鄭注云牢鼎九陪鼎三羞何氏不信周禮而士冠禮士喪禮皆一鼎者士冠士喪略於正祭故也

禮送女父母不下堂姑姊妹不出門桓三年

穀梁傳云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范注云祭門廟門也闕兩觀也奐案此言諸侯送女之儀節廟在路門內故路門亦曰祭門雉門設兩觀故雉門亦曰闕門何劭公實據穀梁而未明祭門之施乃晐括其辭

禮諸侯田狩不過郊桓四年

奐案郊近郊也鄙爲魯之邊邑當在遠郊侯伯之國遠郊三十里近郊十五里苑囿即在十五里中諸侯囿方四十里以

開方言之也天子圃方百里亦在近郊異義引公羊說天子靈臺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靈圃卽在靈臺之左右此其證

禮君於臣而不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經曰王札子是也詩曰王謂叔父是也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盛德之士不名叔脾是也老臣不名宰渠伯糾是也桓四年

段先生云當云諸父不名詩云王謂叔父是也諸兄不名經云王札子是也奐案宣十五年注亦云禮天子庶兄冠而不名十七年注亦云禮盛德之士不名天子上大夫不名是也

五句爲何氏語

禮七十縣車致仕桓五年

解云春秋說文謂之縣輿者淮南子曰日至於悲谷是謂晡時至於淵隅是謂高春至於連石是謂下春至於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輿舊說云日在縣輿一日之暮人年七十亦一世之暮而致其政事於君故曰縣輿致仕也亦有作縣車者

禮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天子元士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豕桓八年

奐案天子之卿大夫內諸侯也故得與諸侯同大牢禮少牢饋食鄭目錄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於廟之禮羊豕曰少牢特牲饋食鄭目錄云特牲饋食之禮謂諸侯之士以歲時祭其祖禰廟之禮豕曰特牲此周禮也解云時王之禮誤矣儀禮賈疏云曲禮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彼天子大夫士

何注公羊又兼引天子諸侯卿大夫之牲

禮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共粢盛祭服 桓十四年

惠云何氏不信周官倬謹案白虎通義耕桑篇耕於東郊何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桑於西郊何西方六年武帝楊皇后蠶於西郊何舊儀春始東耕於藉田隋書禮志晉大康云出祭義文今祭義無此文也祭統天子親耕於南郊王后蠶於北郊與周官合

禮諸侯薨天子謚之卿大夫受謚於君唯天子稱天以誄之 桓八年 十

解云卽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鄭注云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謚當由尊者成又云唯天子稱天以誄之注云以其無尊焉又云諸侯相誄非禮也是也

禮練祭取法存君 莊元年

解云存君者卽襄二十九年注云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贄存之然則今此練祭者亦是臣子閔君父往年此日沒今年復此日存而禮祭之取法存君矣奐案文二年練主用栗注吉主皆刻而謚之蓋有禘祫時別昭穆也亦是存君之義 倬謹案喪服小記故期而祭禮也至今而期期則宜祭鄭說存親卽本何意注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

禮飲酒不過三爵 莊元年

解云玉藻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注云禮飲酒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奐案左宣二年傳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與何說合詩小雅亦云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禮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莊元年

解云皆書傳文奐案大國舉三人王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也次國舉二人次國二卿命於天子也小國舉一人小國一卿命於天子也是謂之命大夫隱三年何注云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亦此意也

禮尊者嫁女于卑者必持風旨莊元年

解云風猶放也言使卑者待己放其命云道有女可嫁然後卑者乃敢求婚也

禮齊衰不接弁冕仇讐不交婚姻莊元年

解云義取穀梁之文奐案宣二年公羊傳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惠云三年之喪金革之事无辟乃伯禽之事案周公伐奄亦在練後春秋時晉襄公敗秦師於殽亦是居喪服金革

禮同姓本有主嫁女之道莊元年

奐案同姓有來媵之文

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皆所以勸善扶不能莊元年

解云此禮緯含文嘉文也彼注云諸侯有德當益其地不過百里後有功加以九賜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

其步其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其長於教誨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其居處修理房內不泄賜以朱戶以明其別其動作有禮賜以納陛以安其體其勇猛勁疾執義堅強賜以虎賁以備非常其內懷至仁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其六陽威武志在宿衛賜以斧鉞使得專殺其孝慈父母賜以秬鬯使之祭祀皆加有德則陰陽和風雨時四方所瞻臣子所望則有秬鬯之艸景星之應是也

倬謹案禮記曲禮正義亢陽作抗揚又引公羊說一曰加服二曰朱戶三曰納陛四曰弓矢五曰鈇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與何不同者當是嚴顏之異

禮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莊元年

解云周禮典命云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者是也奐案何氏不信周官所據逸禮

禮天子諸侯絕期大夫絕緦莊四年

解云正見不杖章無天子諸侯服緦麻章無大夫服故也

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莊八年

奐案毛詩六月傳先教戰然後用師祠左傳作治治正字祠假借字何氏乃據祠爲說倬謹案解云時王之禮也漢書郊祀志注應劭云蚩尤古天子好五兵故祭之

禮天子斀而韗之加密石焉諸侯斀而韗之不加密石大夫斀之士首本莊二十三年

奐案國語穀梁傳及書大傳竝有此文

禮諸侯既娶三月然後夫人見宗廟見宗廟然後成婦禮成九年注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必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別貞信貞信著然後成婦禮兩注義並莊二十同而此注義更明晰四年

奧案毛詩葛屨傳婦人三月廟見然後配鄭眾以曾子問篇孔子曰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隱八年左傳鄭公子忽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孔疏云賈逵以配爲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鄭眾以配爲同牢食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故曰誣其祖也禮記孔疏云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故譏公子忽先爲配匹乃見祖廟列女傳宋恭伯姬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齊孝孟姬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白虎通義嫁娶篇婦人三月然後祭行舅姑既沒亦婦入三月奠采于廟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也然後可得事宗廟之禮何注莊二十四年成九年公羊傳與通義同然則大夫以上三月廟見成昏與士當夕成昏禮異漢人傳注皆同唯鄭說不同鄭駁異義云昏禮之暮枕席相連曾子問疏云如鄭義則從天子以下至於士皆當夕成昏舅姑沒者三月廟見故鄭成九年注云致之使孝非是始致於夫婦也又鄭隱八年注云祖爲祖道之祭是皆當夕成昏也毛傳雖無明文然草蟲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傳云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謂未三月未成婦有歸宗義是大夫以上皆三月成婦也此傳云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

亦謂未三月未成婦不執婦功也

禮夫人至大夫皆郊迎迎汲古本 莊二十四年 譌作遊

案禮未聞

禮七十雖庶人主字作孝字譌而禮之莊二十五年

案禮未聞

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帷士簾莊三十一年

奐案天子諸侯皆二朝三朝非

外朝路門內曰內朝天子屏在路門外諸侯屏在路門內所謂門屏之間謂之宁也大夫帷士簾猶近內禮以肅敬故天子屏尤居外也荀子大略篇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淮南子至術訓亦云天子外屏偉謹案郊特牲疏引禮緯與此文同唯大夫士帷簾互異

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莊二十一年

奐案天子靈臺諸侯時臺與異義不同時臺卽觀臺僖元年在廟中與文王之靈臺異義不同時臺卽觀臺僖元年在而一之誤矣成十八年築鹿圃注云天子圃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詩靈臺毛傳云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靈臺卽在靈圃左近說詳余疏

禮諸侯之觀不過郊莊三十一年

奐案郊近郊也薛在魯之西鄙見閟宮傳文王之靈臺卽諸侯之圃臺也亦在周近郊可證觀謂游觀之觀與僖五年觀臺在廟中者不能苟同

禮臣下無服莊三十二年

奐案此謂未踰年之君也喪服傳斬衰三年章君傳曰君至

尊也鄭注云天子諸侯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鄭注誤也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已見上文此正謂臣下服君服亦斬衰三年未踰年則不成三年喪矣故無服若卿大夫有地者雖有主君之稱喪服無明文祿記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鄭彼注云亦記失禮所由也

禘祫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文二年傳五年而再殷祭注謂三年祫五年禘禮天閔二年子特禘特祫諸侯禘則不祫祫則不嘗與此注義同奧案此禘祫即周禮之間祀在四時祭之中見先鄭司農天司尊彝注子行之諸侯則否詩閟宮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祫秋祫則不嘗惟天子兼之是其義也說詳詩疏

禮諸侯臣諸父兄弟僖元年

何氏申之云以臣之繼君猶子之繼父也其服皆斬衰故傳稱臣子一例文二年注禮昭穆指父子是也又成十五年注此注義不合奧案諸侯臣諸父兄弟故繼君即爲先君後服斬衰昭穆以繼統者爲定制以繼統之臣子一例此可證廟制之昭穆也

前後爲定制不得援兄弟共立爲君一昭數主一穆數主如宋儒張子之說惠云例字始此古禮記祇作列見禮記

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僖五年

惠云注直云禮絕無疑辭皆先秦舊典

禮夫人始見廟當特祭僖八年

解云正以三月見廟期限明其不得因事爲之故知然

也

禮諸侯之子八歲受之以小學業小道焉履小節焉
十五受大傳教之以大學業大道焉履大節焉 僖十
年

奧案書大傳亦有是文 惇謹案大戴禮保傅篇亦有是文盧
注引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
太學此太
子之禮

禮不臣妻之父母 僖二十
五年

奧案爾雅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故天子諸侯皆不
取境內諸臣之家嫌正名也大夫不得取境外者人臣無外
交也

禮天子不卜郊 僖三十
一年

奧案公羊說魯郊非禮卜郊亦非禮故何注據逸禮言天子
不卜郊也其實天子卜郊禮記有明文郊特牲曰郊之用辛
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
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鄭彼
注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蓋
亦用其師說奧謂魯祭祈穀以后稷配不得有南北郊左氏
傳可咨故宣作方伯故皆用郊魯亦
相承古禮公羊說非是

禮卜郊不吉則爲牲作元衣纁裳使有司元端放之於南郊明
本爲天不敢留天牲 僖三十
一年

案禮未聞

禮祭天牲角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 僖三十
一年

奧案詩正義引禮緯稽命徵云宗廟社稷角握何正用禮緯

說毛詩良耜傳社稷之牛角尺社稷王制作賓客自誤仁和
祖有 而與此文異桓八年注據禮云天子之牲
辨 角握諸侯角尺與此文亦異
禮平明而葬日中而反虞 文二
年
士虞記日中而行事鄭注云朝葬日中而虞君子舉事必用
辰正也再虞三虞皆質明解引此文而云日中而反虞者指

葬日言

禮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 官本譌 文二
作二 年
解云自諸侯七以下祿記文其天子九虞者何氏差之耳異
義左氏說亦有成文
禮士虞記曰粟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 文二
年
今記無文 倬謹案五經要義練主用栗栗者敬也祭禮取其
恭木主之狀四方穿中央以達四方天子長尺二

寸諸侯長尺皆刻謚于其背姚鼐云此是禮之
逸篇題云士虞記而中廣言天子諸侯之禮
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 文二
年
解云卽禮記云十三月而練是也 襄二十八年注云期三年
之喪始死得以閏數非死
月不得
數閏
禮取其廟室笮以爲死者炊沐 文二
年
惠云笮卽廟西北厓薪
禮諸侯薨使大夫弔自會葬 文六
年
惠云直言禮必有據且與左氏同盟之說合
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大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
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 十六年
視朔注禮月終 文六
于廟先受朔政 年

奐案周禮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于邦國鄭注云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鄭正用其師說論語八佾篇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月朔告祭宜用特羊論語可補禮經之闕

禮大夫妻歲一歸宗宣五年

奐案莊二十七年注亦云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宗詩草蟲傳云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益大夫取竟內之女故歲一歸宗諸侯以上無歸甯之禮有使大夫告甯之禮是謂之歸甯

禮臣拜然後君荅拜宣六年

燕義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君禮也君荅拜之禮無不荅明君上之禮也

禮天子為三公下階卿前席大夫興席士式几宣六年

案覲禮天子負斧依嵩夫承命告于天子天子曰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此郊特牲所謂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之義也覲為國家大禮燕禮設賓主燕義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此云天子下階其殆謂燕禮與

禮繹繼作祭字譌昨日事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宣八年

奐案賓尸見少牢禮倬謹案毛詩序絲衣繹賓尸也箋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祭義正義上大夫儐尸卽天子諸侯之繹賓尸亦曰尸昭十五年傳云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

注賓尸事畢而往也宴尸未聞

禮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爲尸 宣八年

奚案詩既醉傳公尸天子以卿今本下衍言諸侯也四字是箋義 孔正義云白虎通引曾子曰王者宗廟以卿爲尸射以公爲耦不以公爲尸避嫌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拜尸故不以爲尸當時傳記有此說故知宗廟之尸必以卿也曲禮孫爲王父尸孔正義云祭祖則用孫列

禮大夫死爲廢一時之祭有事于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卒事官本重此二字而聞之廢繹宣八年

解云卽檀弓下篇云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是禮卑下之文云庶人乘汋李氏曰併木以渡別尊卑此注引之不盡者蓋何氏所見者無此文矣奚案說文方部引古禮說及詩大明毛傳皆無庶人乘汋句李巡所據已有疑漢儒增益

禮卜葬先遠日 宣八年

解云卽曲禮上篇云喪事先遠日鄭注喪事葬與練祥也左氏傳云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舊典之遺存也

禮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卿大夫方舟卿字何氏以意增 士特舟 宣十二年

解云釋水文也爾雅下文云庶人乘汋李氏曰併木以渡別尊卑此注引之不盡者蓋何氏所見者無此文矣奚案說文方部引古禮說及詩大明毛傳皆無庶人乘汋句李巡所據已有疑漢儒增益

禮皮弁以征成二年

解云時王之禮卽昭二十五年注云皮弁以征不義是也韓

詩傳亦有此文與案周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是韋弁用兵事而皮弁則爲天子日眡朝之服大學始教皮弁祭先聖先師大蜡之祭亦用皮弁皮弁以征非周官之制何劭公不信周官徐解以爲時王禮當不誤也宣元年注亦云皮弁武冠（俾謹案白虎通義三軍篇王者征伐所以必招虞人以皮弁知伐亦皮弁素積何伐者凶事素服示有悽愴也又禮天子諸侯立五廟受命始封之君立一廟至於子孫過高祖不得復立廟周家祖有功尊有德立后稷文武廟至於子孫自高祖已下而七廟天子卿大夫三廟元士二廟諸侯之卿大夫比元士二廟諸侯之士一廟（成六年）

莊三年傳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解云紀爲附庸國亦五廟者舊說云此諸侯之禮也是天子諸侯雖附庸小國皆五廟矣高曾祖禰謂之四親廟益之以始封之君則五廟哀八年注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文與此同周立七廟禮記祭法亦七廟有二祧周官每廟祧連言白虎通義漢書韋元成傳竝后稷文武爲七廟不數二祧爲何劭公張本盧子幹鄭康成又以二祧爲文武廟不知祧別昭穆亦遷毀也然則文武與始祖不遷不毀后稷爲始祖二昭二穆又二祧一昭一穆此七廟之制始創於周周自穆共時文武已不在五廟之數懿孝時文武又不在二祧之數既立后稷爲始祖廟而文武廟當毀不毀納其主於世室世室大室也文王爲文世室武王爲武世室世世不毀者也此即路寢之大廟大室也

魯國以文王爲始祖居五廟之中周公魯公皆始封君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觀魯可以知周矣漢書五行志中引左氏說可得其證殷以契爲大祖而成湯爲受命王不毀故廟六周因殷耳廟制久失其義今攷據之如是

禮逆王后當使三公襄十五年

案此何氏據時王之禮也桓八年祭公逆王后注云疾王者不重妃匹逆天下之母若逆婢妾與異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所以重婚禮也合徐解反以公羊說天子親迎爲章句家說謬矣

禮兵不從中御外襄十九年

解云司馬法云閫外之事將軍裁之故云禮用兵之道不得國中制御于外也閫謹案白虎通義三軍篇大夫將兵出不從中御者欲盛其威使士卒一意繫心也

故但聞將軍令不聞君命明進退在大夫也

禮后夫人必有傅母所以輔正其行衛其身也選老大夫爲傅

選老大夫妻爲母襄三十年

奐案葛覃師氏傅師女師也序稱師傅則男子爲之母釋文本又作姆禮記內則及士昏禮皆作姆列女傳齊莊姜傅姆作碩人詩齊南山箋姜與姪娣及傅姆同處則傅姆有若保母又皆似女子與何引禮不合

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昭二十五年

奐案此中門之制也天子皋門雉門庫應路爲宮之三門諸侯庫雉路爲宮之三門天子庫門有臺諸侯庫門無臺天子應諸侯雉皆有臺應爲天子中門雉爲諸侯中門

雖以外闕兩觀內闕一觀爲異觀卽臺也徐不得其解

禮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大車士飾車 昭二十五年

解云顧命之文也云諸侯路車者詩云路車乘馬是也云大夫大車者卽詩云大車檻檻是也云士飾車者卽書傳云乘飾車兩馬庶人單馬木車是也

禮天子朝皮弁夕元端朝服以聽朝元端以燕皮弁以征不義

取禽獸行射諸侯朝朝服夕深衣元端以燕裨冕以朝天子以祭其祖禰卿大夫冕服而助君祭朝服祭其祖禰士爵弁緇衣裳以助公祭元端以祭其祖禰 昭二十五年

案兵事用韋弁此云皮弁以征不義何所據非周禮也 成二年注

同餘與詩禮合徐解未能疏明

禮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天子使大夫爲治其國有功而卒者當益封其子 定四年

鄭風緇衣傳諸侯入爲天子卿士受采祿正義云采地與采祿不同諸侯本有采地在王朝 韓詩外傳書大傳俱有明文 若諸侯入爲天子卿士則不受卿士之采祿采地世采祿不世白虎通義京師篇諸侯入爲公卿大夫得食兩家采此則兼采地采祿言也與案何云諸侯入爲大夫更受采地此采地卽毛傳之采祿有功益封其子毛傳所謂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是也天子使大夫爲治其國於禮未聞

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 定四年

釋文云見司馬彪徐解古禮無文未之攷也詩正義引公羊

注作彫荀子大略篇亦作彫彫正字雕假借字行葦傳天子
敦弓敦說文作弹
禮珪以朝璧以聘琮以發兵璜以徵召定八年
案禮未聞倬謹案白虎通義瑞贄篇璜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質信琮以起土功之事也與此又異
禮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天子周城桓九年注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定十二年
奐案說文臺部鼾缺也古者城缺其南方謂之鼾缺南面之縣謂之軒所謂軒城也缺南面之城謂之軒城猶缺南面之縣謂之軒縣何劭公與許叔重所本古制其說正同侯國三門庫雉路其宮南面卽以宮垣爲城牆不似天子宮室四面皆有牆庫門內爲雉門雉門有臺謂之門臺亦謂之門闕庫門爲宮之外門亦卽以宮之外門爲南城門此其制與學者皆不得其解

禮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定十四年
解云大宗伯以賑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似不通於異姓者何氏所不取奐案何氏不信周官鄭注卽引春秋爲證魯本兄弟之國也

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定十五年注亦云
乘 哀十二年
五年
見左傳春秋
禮祝民公田不過什一井不過一乘宣十五年注亦云十井共出兵車一

解云卽宣十五年傳云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是也云軍賦十井不過一乘者何氏以爲公侯方百里按諸典籍每有千乘之義若不十井爲一乘則不合鄭氏云公侯方百里井十則賦出革車一乘者義亦通於此奧案十井一乘與包咸論語學而篇注合

禮婦人繫姓不繫國 哀十二年

解云言婦人繫姓不繫國者卽隱元年仲子下注云仲字子姓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也因示不適同姓也二年夫人子氏之下注云子者姓也夫人以姓配號義與仲子同是言昭公之時諱之不謂之吳孟子而春秋直謂之孟子不繫國故也言雖不諱猶不繫國者正以婦人不繫國言之故也

先師徵士碩甫先生嘗語倬曰何劭公不信周官故注春秋公羊傳援據逸禮間參漢濾中所稱引不少先秦舊典徐彥疏解多指爲時王之禮益攷之未審也出所箸公羊逸禮攷徵授倬倬受而讀之肄業所得時有引伸質諸先生謂可坿存因錄副臧於家咸豐庚申遭亂燬失先生定本亦亡越三年先生歿哲人其萎請業末由同治乙丑從先生孫孟午秀才求得艸稾十數紙悉心校讐錄成一卷先生邃於禮經發昔賢所未發具詳毛詩傳疏是書論朝制門制廟制城制禘祫之禮歸甯之禮皆撮其要以引其端而於禮之文異意同者坿箸各條習見則略焉惟檢尋

何注尚有當補者如隱元年注禮年二十見正而冠又注禮不賵妾莊二年注禮生有善行死當加善謚不當復加錫九年注禮公子無去國道臣異國義又襄二十九年注禮公子無去國之義故不越竟十九年注禮不求媵二國自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又成八年注禮君不求媵諸侯自媵夫人二十四年注禮兵敵則戰不敵則守僖十四年注禮男不親求女不親許宣五年注禮大夫驂乘有車右有御者定元年注禮諸侯爲天子治城各有分丈尺又襄十六年注禮記玉藻曰天子旂十有二旒諸侯九卿大夫七士五徐氏云今禮記玉藻無此文惟禮說稽命徵及含文嘉皆云天子旗九刃十二旒曳地諸侯七刃九旒齊軫卿大夫五刃七旒齊較士三刃五旒齊

首凡若此者皆當詳爲攷覈以竟先生之緒堉志於此疏而明之俟諸異日焉戊辰冬十一月受業元和陳倬敬書

皇清經解續編卷八百十五終

桐城姚永概
長沙王先愼校

周禮注疏小箋一　南海曾釗晁士著

天官冢宰

惟王建國注乃建王國　釗謂國諸侯國賈馬說是也說見賈疏考周禮所作之年雖無明文然尚書大傳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鄭注小宰亦云前此者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以濛之據此則作周禮在建王國之後矣若謂諸侯曰邦國天子曰國文例如此又不然左傳桓二年師服曰天子建國注立諸侯戴禮祭法天下有王分地建國注建國封諸侯攷工記匠人建國注立王國若邦國大司樂凡建國疏謂新封諸侯若然此經建國賈馬謂諸侯

國何爲不可賈疏乃駁云豈王國未立先建諸侯國豈其然耶詩周頌序賚大封於廟也箋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戴禮樂記武王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薊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又曰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尚書大傳四年建侯衛其時竝未營雒也且武王十三年克殷卽於是年遷都於鎬亦何嘗不先立王國質疏殆未攷耳賈又引尚書鄭注岐鎬之域處五岳之外是又誤信封禪書華山爲西岳顯與大司樂五嶽注岳在雍州相抵牾也說見大宗伯職

辨方正位(注)召誥曰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雒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正位謂此定宮廟　剞謂周初營洛未嘗立廟鄭司農云正君臣之位其說不可破也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魯語孟文子曰夫位政之建也韋注此位謂爵正與此經合鄭君反引召誥以證失之且召誥之位伏孔意未必卽謂宮廟此依治孔尚書之說今孔傳僞書不足據書大傳云營洛以觀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于其庭庭當作廷是伏生原以攻位爲朝位故云攻于其庭如位爲宮廟豈庭所能容哉然大傳又云營成周立宗廟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衣紳端冕以奉祭祀者竊謂彼宗廟當爲清廟之誤周頌清廟序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正義朝諸侯當在六年明堂位云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卽此時也則朝諸侯明堂與書傳云奉祭祀詩序云祀文王爲

一蓋卽所謂饗文王于明堂者明堂一名清廟故左傳云清廟茅屋公玉帶云明堂中一殿以茅蓋若宗廟之制復廟重檐斲無茅屋之理書傳所云立廟蓋立明堂於王城未可據爲洛有五廟證也又古人立廟必於宮之左而周營洛原以均諸侯貢道非有遷都之意也故史記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也又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雒邑綜其實不然夫史遷受古文尚書於孔安國者以爲周實不遷都洛則亦必以洛爲無廟是古文尚書亦不以攻位爲宮廟矣漢書韋元成傳禮廟在大門內不敢遠其親也門外猶以爲遠況身不居雒而宗廟居之甯非遠乎尚書後案自豐至洛行十四日者吉行日五十里豐至洛七百里前漢書五行志董仲舒災異對曰高廟不當居遼東畿

原廟也周未東遷以前宗廟皆在豐鎬故振鷺二王來助祭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雝潛冬薦魚春獻鮪曰猗與漆沮漆沮岐周二水名也黍離序曰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苟洛又立之是原廟不始於漢矣召誥曰王朝步自宗周則至于豐史記集解引馬融注豐文王廟所在是鎬且不更立文王廟矣而謂洛立之耶徐廣史記注鄗去豐二十五里則與鎬洛相去七百里不同且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則是洛苟有廟亦必立主曾子問曰廟有二主禮與子曰尊無二上未知其禮由是推禮無二主而廟又不可無主以此益知洛在周初不當有宗廟矣洛在周初無宗廟吾故曰鄭司農釋位爲君臣之位其說不可破也然康成以洛爲有廟者蓋漢人以明堂卽宗廟

周公制禮作樂立明堂於王城見鄭答趙商問又洛誥有入太室祼之文故以爲有廟鄭誤沿之耳不知廟之制如明堂鄭箋斯干之說甚明大戴記明堂在近郊三十里異義引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韓詩說在南方七里之郊是皆不謂明堂卽廟也書稱太室當卽明堂之中室攷工記正義明堂中夾太室有四室是也詩于周受命注周岐周先王別廟焉釗按此猶豐之有文王廟耳晉遷絳而左傳載驪姬使讒申生曰曲沃君之宗國語太子雖經于新城之廟然則禮有別廟皆舊都之廟非預作別廟也周書作雒解乃立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者按彼云乃立當謂立明堂故下云咸有四阿與攷工記明堂之制合五宮猶新論稱堯謂明堂爲五府其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五事乃注者之詞蓋孔晁不能辨正誤以爲正文耳御覽引作雒解之乃立五宮咸有四阿云云可證

設官分職注鄭司農云置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　釗謂設官蓋設六十屬之官卽下云其屬者是也六十屬各有所司故曰職若信如先鄭之說則下言乃立天官云云複矣大宰之職　以經邦國　以紀萬民　釗按經猶言經緯也紀猶言別理絲數也邦國之數有限故曰經萬民之數無窮故曰紀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注統所以合率以等物也疏此八者民與上同有物事也謂率下民使與上合　釗按達吏似非民所能有注疏未免費辭竊謂統當讀如乃統天之統彼經釋文引鄭云本也此八者皆馭萬民之本故曰統

玉獻注獻國珍異亦執玉以致之疏謂三享之外別有獻國珍異亦如三享以玉致之　釗謂獻當讀爲司尊彝獻尊之獻

獻尊飾以玉聶氏引阮氏圖故曰玉獻鄭賈以爲獻國珍異失之按司儀及聘禮記諸公相爲國客則有私獻之文而覲無之故覲禮曰錄注云覲遇禮省是以享獻不見享字當屬上今乃以覲禮爲有私獻蓋失攷矣又按爾雅釋詁珍享獻也荀子大畧篇享獻也大行人注三享三獻也內府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注諸侯朝聘所獻國珍疏將幣三享貢獻珍異有此金玉之等則享獻實爲一事凡有珍異皆享禮中物耳物名詳覲禮三享注當於上文玉幣括之彼注玉幣享幣也蓋指享禮言故知此獻當讀爲犧無疑也司尊彝不見爲賓客陳六尊此朝覲會同知有犧尊者攷左傳定十年齊侯將饗公孔子曰犧象不出門正義不出門謂設于宮詩鼓鐘正義引服虔注犧象饗禮犧尊象尊則知在國行朝覲會同饗禮有獻尊矣周語定王饗隨會曰奉其犧象隨會卿耳且設以爲饗則諸侯有之更可知也小宗伯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彼疏云在廟饗賓客時陳六尊六尊以犧爲首故太宰惟贊玉獻而不及餘尊又公食大夫禮無尊注主於食不獻酬然則有獻酬必有尊大行人饗禮有九獻七獻五獻注饗設盛禮以飲賓疏盛禮者以其有食有酒以是益知此經玉獻之果爲獻尊也若然因朝覲會同而錫有功以秬鬯亦於此經舉之書賚爾秬鬯一卣正義春官和鬱鬯實彝今言卣者蓋當祭時在彝未祭則在卣錫時未祭故卣盛之鬯人注卣中尊獻象之屬則贊玉獻亦兼此矣

歲終受其會注會大計也

釗謂會歲計也小宰贊冢宰受歲

會卽此若大計三歲一舉行鄭說未晰

小宰　聽稱責以傅別(注)鄭司農云傅傅著約束於文書別別爲兩元謂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傅別質劑皆今之券書事異異其名耳　剉謂其名異則物亦異先鄭分釋傅別二字近之但於傅字猶未的耳攷冬官攷工記注傅近也傅別者蓋稱責時使鄰近人手書其上而中判之周書大匡解曰賦洒其幣鄉正保貸貸卽責鄉正亦鄰近者稱責時以之任保故聽治時卽以爲證也

七事者(注)七事謂先四如之者三七故書爲小杜子春云當爲七事　剉按小事卽上云小事皆有聯是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凡非祭祀朝覲會同軍旅田役喪荒之事皆謂之小事杜君改作七事者欲與經相當耳然小與七形聲並遠無容故書譌作小又此經賓客不當別爲一科攷宰夫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掌舍掌會同之舍幕人凡朝覲會同共其帷幕帬綬掌次朝覲會同張大次小次則祭祀朝覲會同之戒具已別有主者此賓客連祭祀朝覲會同言之明此賓客乃祭祀朝覲會同之賓客耳若然則七數實不合當仍故書小事爲正也

以宮刑憲禁于王宮(疏)凡刑禁皆出秋官今云憲禁者與布憲義同故小宰得秋官刑禁文書表而縣之於宮內也　剉按秋官無宮刑之文士師宮禁下云書而縣于門閭注云禁民爲非如今宮門有符籍是則彼經宮禁蓋禁民擅入如說文

所引漢律妄入宮掖曰闕之類耳自與縣於王宮者不同此宮刑卽當職所建云掌建邦之宮刑是也但前圭建此則主表縣耳其表縣之處當在應門按攷工記匠人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外路門之表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攷路門之表有應門應門爾雅注以爲朝門其應門之內路門之外爲正朝正朝之左右有百官府治事廬舍詩適子之館箋以爲卿士所之之館在天子之宮是也又上經云帥治官之屬觀治象縣雉門外之兩觀應門在雉門內則此經乃退者退入應門可知矣小宰從太宰治事于九室故以入應門爲退也

宰夫　歲終注自周季冬疏知歲終是周之季冬者以其正月之吉始和彼正月是周之正月始和布治于天下至今歲終考之是一歲之終故知非夏之歲終也　釗謂周初改正朔實未改時此經歲終實爲夏之季冬鄭注云自周者謂周一歲言之非以爲代名何以明之經言歲終每與正歲相連又天府云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嬴惡則歲皆爲夏名可知周曰年此曰歲者正所以別乎周之年也太史鄭注以中數曰歲以朔數曰年按中中氣如大寒爲中氣之終故以爲歲終立春節雨水爲節氣中氣之始故以爲歲之始朔謂正朔始也故以爲年之始鄭解歲年二義甚明不當至此倍之故知自周季冬謂周一歲之季冬也知鄭不改時者天官司裘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注中秋鳥獸毳毨因其良時而用

之中秋鳩化鷹中春鷹化爲鳩順其始殺與其將止而大班羽物月令注云周禮曰秋獻龜魚又曰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據彼解周禮秋爲夏之秋中秋直引虞書及月令之中秋以注之虞書月令皆用夏時則鄭於此書之春秋皆仍用夏時審矣又夏官司爟季春出火左傳昭十七年梓慎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殷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則司爟季春與夏時之三月季春一也又周書周月解云惟一月斗柄建子是以子月爲歲首矣而下云春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寒則仍與夏時合尚書武成篇云一月壬辰召誥篇云二月三月皆不繫時蓋周初改正未嘗改時也

春秋云春王正月左傳云王周正月改時者疑此周公攝政六年制禮樂以後之定制周禮作於六年又當時但爲此禮後又小小改變故不同也

宮正　掌宮中廟中則執燭（注）祭社稷七祀于宮中　釗按攷工記疏宮中是合院之內檀弓云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注庫門宮外門天子謂之皐門士師宮禁注宮王宮疏謂皐門也詩大雅箋諸侯之宮外門曰皐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然則自皐門以內通可謂之宮中小宗伯右社稷左宗廟注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是廟亦在天子之宮何得專以社稷七祀屬之又中霤禮祭五祀于廟亦非宮中竊謂此宮蓋姜嫄廟

春官序官守祧奄八人疏通姜嫄爲八廟魯頌閟宮傳引孟
仲子以爲禖宮是也先言宮後言廟者姜嫄尊故序祖考廟
之上猶大司樂先言享先妣後言享先祖矣
宮伯　掌王宮之士庶子(注)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
也庶子其支庶也　鄭謂士庶子卿大夫之適子庶子宿備
王宮者卽夏官大司馬職云王弗勞士庶子注云庶子卿大
夫之子從軍者或謂之庶士者是也大司馬職又云大會同
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蓋無事時宿衛王宮宮伯掌之及
有會同之事則大司馬帥之以行也鄭司農曰庶子宿衛之
官此說近之但謂官非也謂宿衛之人斯可耳
膳夫　凡王之稍事(注)稍事有小事而飲酒　鄭按上言賓客
食下言燕飲酒而此言王小事飲酒似屬不倫按賓客本有
稍禮儀禮聘禮記旬而稍是也且本經數言稍並注曰稟食
漿人稍禮注云王稍所給賓則此稍事亦當謂給賓者矣所
以知有脯醢者酒人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注禮酒饗
燕之酒飲酒食之酒此謂給賓客之稍漿人共賓客之稍禮
注漿人所給六飲而已是稍事客有酒漿矣肉必從酒量人
所謂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是也彼雖王親饗與稍事
王不親饗不同要無不可例推春官肆師共設匪饗之禮聘
禮記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則稍事之有脯醢灼然矣
但致禮據公食大夫禮使大夫以侑幣致之則享燕之致禮
亦當使大夫而此膳夫爲士者蓋致之則大夫總其事而薦

設則士分其職亦猶酒正共禮酒飲酒使其士奉之與日凡王之稍事者王之稍有故不親饗之稍有賓未去留閒之稍故曰凡以舉之

內饔　豕盲眡而交睫腥注腥當爲星肉有如米者似星　釗按說文腥星見食豕台肉中生小息肉从肉从星星亦聲是字从肉旁星指事也如鄭說亦不必改爲星竊意豕肉中有如米爲豕病今往往有之且膻臊貍螻皆以氣臭言不當此獨異也未說文胜豕膏臭也今本胜注犬膏臭臊注則豕膏臭恐傳寫互誤

此腥實當作胜

刑膴注鄭司農云刑膴謂夾脊肉元謂刑鉶羹也膴臚肉大臠

釗按特牲祭鉶注肉味之有菜和者疏云卽公食大夫牛藿羊苦豕薇之等亨人疏調以五味盛之於鉶器卽謂之鉶

羹若盛之於豆卽謂之庶羞若然則鉶乃羹名厠之脩胖間爲不類矣竊謂先鄭之說得之但刑不訓夾脊肉據先鄭意當讀爲肿刑从幵聲與肿聲近說文肿夾脊肉也正與先鄭合先鄭卒於章帝末許書上於和帝永元十二年相去十八年而其說如出一口可見當時經師相承如此肿膴連文者說文膴無骨腊也夾脊肉亦無骨以其同類故肿膴連文耳究之肿腥膴乾安知先鄭不以爲二物邪

甸師　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注其屬府史胥徒也王以孟春躬耕帝藉庶人終于千畝庶人謂徒三百人疏以時入之者謂麥則夏熟禾黍秋熟則十月穫之　釗謂其屬乃甸人嗇夫吏農夫之類周語虢文公總而謂之百吏是也

攷嗇夫觀禮注以爲司空之屬甸人大祝言甸人讀禱鄭注似以甸人卽甸師矣但師者長也與稱人終別又成十年左傳晉侯使甸人獻麥注甸人主爲公田則與甸師掌藉田亦別吏農夫於五官無攷以嗇夫準之大約亦隸司空而甸師得帥之者亦如鄉師帥師匠人耳帥其屬耕耨王藉謂勸督農民耕耨周頌噫嘻鄭君箋云吏農夫使民耕田而種百穀是也而注此經乃謂其屬卽甸師之府史胥徒又引國語庶人以爲卽徒三百人誤矣請列四證明之周頌臣工有保介之文鄭引月令耕藉禮箋之是以臣工爲敎諸侯藉之詩矣其卒曰命我眾人箋教我庶民又載芟序箋藉之爲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是皆謂民終事也而此經獨言徒三百人終事豈不自相抵牾乎此其可證一也徒庶人在官國語但言庶人未嘗言在官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韋昭注庶民甸師氏所掌之民主耕耨王之藉田者是國語亦言以民終事也而鄭乃言徒三百人豈不鑿空乎此其可證二也月令凡在天下九州之民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之祀何獨於邦圻之民而置之此其可證三也藉僅千畝以徒三百人耕耨其中人治三畝三分畝之一未免太逸此其可證四也至其入之之時則當在九月呂氏春秋季秋紀藏帝藉之收於神倉是也而疏謂十月穫之蓋誤以豳風十月穫稻十月納禾稼爲據耳不知豳是戎狄之地見詩譜晚寒所穫較遲豳風疏豳處西北遠於諸華寒氣之來大率晚矣

禮不言麥尙書黍稷非馨詩楚茨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正義

天子之祭其盛用黍稷稻粱亦不及麥若孟夏嘗麥乃薦非
祭籩人朝事之籩麷黃注麷麥得有麥者彼自籩實與齍盛
不同穧粢也故其盛器曰齍安容以麥錯置其中耶且麥非
春種月令疏引考靈曜云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種黍主秋
者虛星昏中可以種麥前漢書武帝紀勸民種宿麥注曰秋
冬種之經歲乃熟故曰宿麥若然麥待秋冬乃種帝藉春耕
秋收安能有也疏時入兼夏麥言亦失之

獸人　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注弊仆也仆而田止鄭司農曰
弊田謂火弊車弊羅弊徒弊虞中謂虞人釐所田之野及弊
田植虞旗于其中致禽而珥焉疏弊仆也謂田止注猶聚也

釗按後鄭釋弊爲仆與先鄭釋弊爲止微不同引之者備
說耳疏直以田止解弊字非後鄭正義也仆而田止仆上蓋
脫旌字大司馬注旌弊疏田止則旌仆是也又王制天子殺
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注綏當爲緌有虞氏之旌旗下
謂弊之若然此經弊當爲旌弊鄭君注仆而田止仆上當有
旌字審矣虞中釗謂箸禽獸之籍注箸也天府凡官府鄉州
及都鄙之治中注治中謂其治職簿書之要史記張釋之傳
上林尉禽獸簿此經虞中是其類與所以知非萊田中者序
官疏獸人共膳羞則此經之令注謂箸其爲狼爲麋與凡獸
物之數以備膳獻取用可知矣又山虞致禽澤虞屬禽田僕
比禽此當官者大司馬致禽此長眾官者甸祝致禽此聯事
者然則一弊田之頃官司亦備矣而奚用獸人令之左氏傳

襄四年虞人之箴曰獸臣司原杜注獸臣虞人彼不指獸臣爲獸人者誠知司原非獸人事也而謂令禽爲獸人事耶

腊人　膴胖（注）鄭司農云膴膺肉鄭大夫云胖讀爲判元謂公食大夫禮曰庶羞皆有大有司徹曰主人亦一魚加膴祭于其上膴與大一也大者胾之大臠膴者魚之反覆膴又詰曰大二者同矣則是膴亦牒肉大臠胖宜爲脯而腥胖之爲言片也析肉意也（疏）膴膺肉胖讀爲判文無所出皆非也　釗按膴膺肉胖讀爲判故訓也膺與匈聲近古聲匈與膴亦近說文膺匈也釋名膺壅也爾雅蕪豐也曹憲廣雅音膴又匈字是其證矣若然司農說膴膺肉也蓋先儒聲義相從展轉訓詁之學疏以謂無所出何耶賈爲此說亦以曲申後鄭而已然據後鄭說則獸之生死獸人共之魚之鱻薨歛人掌之何由更入腊人之文則不容有魚可知矣賈不辨正而譏先鄭爲非蓋失之胖從肉半說文在半部內則臄膚注膚或爲胖麋鹿田豕麕皆有軒注軒或爲胖是胖元借作膚軒然以切肉之義求之則仍從鄭大夫作判爲長說文膴字引周禮膴判許君序周禮稱古文正與鄭大夫說合後鄭云胖析肉其義亦同賈乃謂讀作判之說無所出更疎舛甚矣

疾醫　春時有痟首疾（注）痟酸削也首疾頭痛也（疏）頭痛之外別有酸削之痛也　釗按注意謂頭痛酸削耳若疏析痟首爲二則頭痛之外何者爲酸削之痛耶攷釋名酸遜也遜遁在後也消弱也如見割削筋力弱也則彼言酸消皆力少之

病非癘疾也說文疒部瘖云酸瘖頭痛从疒音聲引周禮春時有瘖首疾左思蜀都賦云芳追氣邪味蠲癘瘖注瘖頭病也是古訓不分瘖首爲兩解又素問東風生于春病在肝俞在頸項又曰春氣病在頭則是感春癘氣爲頭痛內經有明文賈乃別瘖爲酸削之痛非注意矣

五藥注艸木蟲石穀　釗按上經既出五穀則此經不當更言又本草經所載如飴乾枯者爲餳及酒蘗之類雖以穀爲之要非穀本性似不得概以穀名也愚謂五藥當有禽獸本艸部有禽獸可爲證矣

五氣注五氣五藏所出氣也肺氣熱心氣次之肝氣涼脾氣温腎氣寒　釗按此注本古尚書說以方書攷之殊未然且月令正義引鄭駮異義云今文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許愼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尚書同鄭駮之云月令祭四時之位以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卻故祭先肝腎也脾也俱在鬲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得同五行之氣今醫病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則有瘳也若反其術不死爲劇是鄭駮異義從今文尚書說及注此經從古尚書說蓋二書不作於一時也考素問宣明五氣篇五氣所病心爲噫肺爲欬肝爲語脾爲吞腎爲欠嚏此

經五氣當从之蓋因五氣以審五藏傷則病絕則死故醫惡

五絕

酒正　五齊注杜子春讀齊皆爲粢元謂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　釗按以齊量名酒似不辭攷說文齋稷也从禾齊聲此經作齊省耳古者祭祀之酒醴齊盛皆取於藉田藉田以稷爲首種見月令注呂覽作首穜義同　故在盛曰明粢爲酒醴亦曰粢禮運粢醍在堂是其證矣若謂度量節作之何不讀爲齊量之齊則醴醑五齊亦以度量節作之何不讀爲齊量之齊邪

凌人　掌冰正注正故書爲政鄭司農云掌冰政主藏冰之政也杜子春讀掌冰爲主冰也政當爲正正謂夏正　釗按段若膺周禮漢讀攷曰攷周禮全書言正歲皆謂寅月言歲終

歲十有二月者皆謂丑月凡言歲者皆謂夏正也言歲十有二月則謂夏正已顯明不必加正字以混於全書內之謂寅月者司農從故書掌冰政爲長王伯申經義述聞曰爾雅正長也建寅之月爲一歲十二月之長故謂之正歲若建丑之十二月則當謂之歲終何得謂之正歲乎段說是也

掌舍　設梐枑再重注故書枑爲柜鄭司農云梐榱梐也柜受居溜水涑橐者也杜子春讀爲梐枑枑梐枑謂行馬疏柜非必是受溜水之物故後鄭不從從子春爲行馬也　釗按修閻氏宿互櫜守閭互並故書作巨此故書獨作柜則非互可知若謂修閻氏作互此經作柜同爲一書前後異文恐非例也禮記非一家所作故有異文竊謂柜卽渠字說文水部渠云水所居也正

與司農注合渠从水枭聲徐鍇曰枭卽柜字釗按此柜非爾雅椸柜柳之柜堯廟碑圖象覩柜渠必磬折如柜與攻工說爲溝同故字从枭矣　此經柜蓋省水耳柜與池聲邇亦通作池喪大記三池注以竹爲之如小車笭衣以青布縣於荒之爪端若承霤然正義天子生有四注屋四面承霤柳亦四池象之是也在柳曰池在舍曰柜在宮曰重霤檀弓注承霤以木爲之用行水名異物同實何所據而知其必非受溜水之物耶云涑橐者涑卽漱字橐卽櫜字修閻氏注櫜束兩板爲之此注云橐蓋以接柜所受水而瀉於地者形制與櫜同故借名橐左思魏都賦云齊龍首以湧霤卽是物也但在宮則畫龍首以爲飾在舍容或沽惏故但稱爲橐爾

玉府　王齊則共食玉注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　釗按方書亦有食玉法然非經義也攷書洪範惟辟玉食釋文引張晏漢書注云玉食珍食史記微子世家集解引馬注云玉食美食鄭注云玉食備珍異也若然則此經云食玉亦不得爲玉屑矣膳夫職云王齊日三舉是齊食加日食二等珍異爲最備其器必有用玉者玉藻正義天子朔月太牢當六簋盛舉則八簋禮器注鏤簋謂刻而飾之天子以玉然則食玉蓋卽簋歟日食朔食並有簋玉府獨其王齊者變食亦變器也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注謂百工爲王所作可以獻遺諸侯疏知此王之獻金玉非是獻於王者案下內府職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彼是諸侯獻王入內府

藏之不得在此　釗按此說非也王之獻金玉當讀如周語
荒服者王彼注云王王事天子也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
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若
然此經王之獻乃小行人蕃服因朝而貢獻非諸侯幣獻也
所以知者小行人合六幣注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
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若蕃國之君無執玉瑞者大行人注
則無琮璧之享可知故象胥疏曰夷狄無玉帛來問中國使
臣奉幣帛來問者以幣致其君命非謂別有幣云云今此經
但言獻不言幣故知其爲蕃國入王之獻與內府四方之幣
獻不同矣又知其獻非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
而必爲蕃國者以彼貢乃九貢已入於內府小行人蕃國之
貢未有所入故知其入於此官也

司會　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
之貳疏不言邦中而言官府者以官府在邦中故舉官府以
表邦中其實官府不出賦也云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者以
其民之出賦不必皆使出泉以百物當之亦得　釗按此經
不掌賦蓋謂掌官府郊野都鄙之百物財用之在書契版圖
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耳不必謂舉官府以表
邦中也當以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
版圖者之貳絕句其言書契謂官府之書契版圖謂郊野縣
都之版圖百物財用謂官府郊野縣都之出入貢疏讀財用
絕句誤矣

職幣　振掌事者之餘財注振猶拼也檢也先言斂幣後言振財互之　鄭謂振訓拼近之檢也以下云云非也按左文十六年振廩同食注振發也此經言振掌事者之餘財振掌事者四字當一連讀之餘財三字一連讀言既發給掌事者猶有不盡見在庫之財也與用邦財者之幣文法正同上言用下言振互之而掌式灋以斂則直貫之餘財爲句鄭誤讀之故費辭也

司裘　大喪廞裘注故書廞爲淫鄭司農云淫裘陳裘也元謂廞興也疏必知爲陳非爲興是者檀弓云竹不成用瓦不成味琴瑟張而不平笙備而不和皆是興象所作明器非陳設之理不足難先鄭也

閽人　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注刑人墨者使守門疏案其職云掌守門之禁言中門則唯雉門耳而言每門者彼言中門據有禁守者言之其實王之五門皆使墨者守之　鄭按閽通作昏詩昏椓靡共箋昏椓皆奄人易又作熏良厲熏心虞翻云古閽字作熏蓋古者奄人必於蠶室取其煖故亦謂之熏若然則閽人寺人之類不得以墨者當之掌戮宮者使守內對外而言則中門亦可謂之內說文中內也是其證下經云守中門之禁而此云每門四人者內門不止一門故

也若以中門爲雉門則每門不可解矣中門說詳後

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注中門於外內爲中若今宮闕門雉門三門也疏雉門爲中門　釗謂中內也中門宮中自外達內之門內則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闈寺守之彼注引此經守中門之禁是鄭君亦以中門爲通內外之門攷工記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內路寢之裏外路門之表此經注云中門於外內爲中正謂路寢內外之中也其曰若今宮闕門者漢制宮闈亦有闕李尤銘云國都攸處建設端闈表樹兩觀雙闕巍巍是也而賈疏遂仞爲雉門之闕謂雉門爲中門誤矣鄭君云雉門三門蓋以破先鄭二日雉門之說非解此經中門爲雉門中門之義有三司儀出及中門之外此雉門也本經掌中門之禁此內門也如凡中門皆爲雉門則廟既云在中門外矣聘行於廟何以又云出及中門之外耶閽人守自內達外之門故下經云怪民不入宮宮后宮民謂宿衛后宮之人內宰分其人民以居之是也又云外命夫出入者左成公十八年齊侯使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據此諸侯內宮容外臣出入則王宮亦然可知矣

內司服　展衣注鄭司農云展衣白衣也喪大記復者朝服世婦以禫衣禫與展相似元謂展字當爲禫禫之言亶亶誠也疏禫字衣旁爲之有衣義　釗謂展當作襛說文云丹縠衣

也廣韻引周禮作褒詩鄘風其之展也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穀爲衣其字亦當作褒隸借作展耳說文無襢禮記實當爲褒褒衣后夫人朝服（尚書多婦人華飾赤爲色之著詩君子偕老正義）又丹者所以表誠悃則說文云丹穀衣其義較長矣或據詩玼兮以證展衣宜白亦非辨見毛鄭詩考

縫人　喪縫棺飾焉衣翣柳之材（注）故書焉爲馬杜子春云當爲焉　鄭謂故書作馬馬衣當爲連文校人飾遣車之馬飾者蓋畫其馬禍馬禍者即此經馬衣是也庾人廄之校人飾之而縫其飾者則縫人所謂聯事也（左傳禍馬禍以救之注禍馬衣則馬衣亦恆言耳）

追師　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注）鄭謂副之言覆所以覆首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爲之服之以告桑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總而已凡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　劍按此說非也考詩采蘩序夫人奉祭祀能不失職其卒章被之僮僮簪被即次則知夫人於其國祭祀之服未嘗與王后服副者同也莊二十四年公羊傳何休注鷄鳴纚笄而朝君臣之禮也又列女傳魯師氏之母齊姜戒其女云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則知夫人於其國見君之服次者同也惟采桑未嘗與王后之服次者同也惟采桑未知其審要以此推之亦可曉矣不然其夫於其國不敢服王之服而其妻顧與王后同有是理哉雖此說本於經無當然事關禮制故詳辨之以附於末

皇清經解續編卷八百十七終

仁和葉維幹上海范本禮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八百十七　南菁書院

周禮注疏小箋二　南海曾釗冕士著

地官司徒

大司徒之職　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

木（注）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疏）設其社稷之壝者謂於中門之外右邊設大社大稷王社王稷

社稷之壝者謂於中門之外王社侯社在藉田

釗謂田主即社也大社國社在中門之外王社侯社在藉田

此云以其野之所宜木則王社侯社及置社也何以明之后

土即社鄭注檀弓月令並言之若詩之田祖毛傳云田祖先

嗇春官籥章注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又詩先言以社以方

後又言田祖此經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是田主非

卽田祖可知且鄭云后土田正之所依疏句龍爲后土配社
弃爲田正配稷是以神農田正同憑依於一樹有是理乎后
土祀以爲社鄭謂田主爲后土之所依其說尙可通然后土
自是祀神農時兼祭不可以當田祖之名論語問社於宰我
釋文引鄭注主田主謂社祭法正義案異義論語所云謂社
主鄭無駁從許義也白虎通封土爲社墨子擇木之修茂者
立以爲菆位韓非子夫社木而塗之鼠因自託燻之則木焚
灌之則塗陁是古人設社樹木爲主淮南子齊俗訓有虞氏
之祀其社用土夏社用松商人社用石周人社用栗未聞先
農田正亦樹木也所以知非大社者白虎通引尙書曰太社
惟松則不得言各今云各者非大社可知祭法正義引崔氏
云王社在藉田詩頌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侯社亦然若
云在中門之外大社之西書傳未見明文

以儀辨等注故書或爲義杜子春讀爲儀　剞按儀古文皆作
義後人乃沾人旁改爲儀而以義爲仁義字也周禮用古文
自當作義不必改儀

以俗教安則民不愉注愉謂朝不謀夕音義音偷疏苟且也
剞按爾雅釋詁愉勞也注今或作窬音義羊主反疏愉者懶
也郭璞曰勞苦者多懶愉也此經云以俗教安則民不愉者
蓋無扞格之苦則安其教而自無倦解矣

以誓教恤則民不怠注災危相憂民有凶患憂之則民不解怠
剞謂此解頗費辭按怠當讀作殆聲譌也民有危急相恤

自不至困殆故曰則民不怠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注鄭司農云今潁川陽城地爲然　釗謂日至當作夏至地中當從馬融以爲洛陽馬說見唐李氏注周髀按日至兼冬夏此但言日至而注遂言夏至何耶攷王制正義引尚書考靈曜云夏至日景尺有五寸玉海天文編誤作日致則此經日至疑亦當作夏至後人涉日南日北日東日西并此夏字亦誤作日耳地中所在不從先鄭今潁川陽城而從馬云洛陽者按後漢麻恣夏至晷景尺有五寸後漢都洛陽則洛陽測也易緯通卦驗夏至景尺四寸八分漢書地理志洛陽班固自注云是爲咸周後漢郡國志注引地一道記曰城內南北九里七十步東西六里十步爲地三百頃一十二畝有三十六步唐書天文志南宮說言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景差二寸有餘故四十里大率差二分若陽城去洛陽一百八十里唐李氏周髀注尚差八分有奇尚何得云景尺有五寸乎唐志言陽城景尺四寸七分八釐引太康地志此據李淳風六百里差一寸之說與南宮說不同

薄征注鄭司農云薄征輕租稅也疏荒政者據大凶年爲義案均人云凶札無力政財賦此猶云薄征者此經兼記一穀二穀不熟之歲故有輕稅也　釗按荒政既據大凶年之義則豈止一穀二穀不熟而已竊謂薄征謂薄其田之租司稼注所謂豐年從正凶荒則損是也蓋租稅與力政財賦本不同均人所云無力政卽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實此經之弛力

若財賦彼注云九賦也其文甚明烏足牽證耶

緩刑疏謂凶年犯刑緩縱之　釗謂緩者遲之以有待耳恐更傷天地之和故緩之若縱之則是使犯罪者以凶年爲利也去幾注鄭司農云去幾關市不幾也元謂去幾去其稅耳　釗按司關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此後鄭所本然凶與荒雖皆年飢之名實有大小之不同墨子大患篇三穀不收謂之凶爾雅釋天果不實爲荒邵二雲正義引賈疏穀疏皆不熟爲荒則荒者大凶年之名所重在民聚而已區區犯禁之物所不暇幾故司關凶札猶幾此荒政則去幾若司市國凶荒札喪兼記穀不熟果不熟之事但言無征猶幾與去幾互見於司關及此職也

五比爲閭使之相受注故書受爲授杜子春云當爲受元謂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　釗謂子春之說是也但不必改字耳授者比長職云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注民徙從而付所處之吏明無罪惡

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疏使以登成萬民　釗謂登進也使邦國都鄙進此十二職事之民所以知天下無游民也

小司徒　以比追胥注胥伺捕盜賊也疏追既爲逐寇胥爲伺捕盜賊可知　釗按此言殊無根據不足以發明注義竊謂胥同謂知也以伺察而知之又胥與伺聲近故注曰伺捕此漢人訓詁之學也

唯田與追胥竭作(注)竭作盡行　劉按鄭說非也如盡行則誰與居守乎按作起也預起以待更番或廣守禦以任地事而令貢賦(注)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疏)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賦猶不止徵兵於公邑及三等采賦猶不止乃徵兵於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等皆出於鄉遂賦猶不止則諸侯有遍境出之法則千乘之賦是也　劉按司馬法乃戰國齊威王時

所增如此注所云未足盡信也楚語令吾城三國賦皆千乘韋注禮地方十里爲成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此雖參以司馬法然韋氏引之冠以禮名是或古禮有此彼雖以注千乘推之萬乘當無不然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之地域是邦國都鄙稍甸之征役亦皆縣師掌之其法制豈或有不同稍人掌令邱乘之政令注邱乘四邱爲甸甸讀爲惟禹貝惟禹敷之陳同其訓曰乘彼稍亦以邱甸起數此內外同制之證也若一成出士十人則戰國法耳知者魯作邱甲杜注以爲邱出甲士三人譏重斂故書若然以四邱爲甸計之則彼甸出十二人此甸十人不幾同魯之衰政乎此以知周禮必無是也至疏云出軍先六鄉之說亦

不然後世府兵之制儒者以爲最近周法蓋謂其徵天下之兵而以時番換則民不勞而幹强枝弱耳然則周制天子出軍意亦六鄉六遂及諸侯更番並起書費誓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幹魯雖侯國然兼周禮是周制起軍徵遂徒之證也左傳桓五年傳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衞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又秋官大行人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注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王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是周制出軍徵諸侯以從之證也但徵遂徒及諸侯之軍數未聞然左傳哀公七年茅夷鴻請救於吳曰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注貳敵也私爲私屬又十三年傳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雖吳賦非王制然地大者賦多地小者賦寡約畧猶知則周制徵賦無不可由八百乘六百乘三百乘而推也

乃分地域注故書域爲邦杜子春云當爲域　鄭謂邦與封古音相近論語邦域釋文或作封邦內鄭本作封內尚書敘邦諸侯邦康叔義皆作封則此地邦亦當爲地封封卽域意不煩改字也

鄉師　共茅葅注杜子春云葅當爲菹以茅爲菹若葵菹也疏杜子春云云者但茅草不堪食故後鄭不從　鄭謂茅葅當爲菲菹菲扈葵也詩釋文引干寶云今之鼈宋庠國語補音鼈卽鴨字跿

草可以爲菹杜云若葵菹茅讀爲茆者茅古讀同賈春秋茅戎公穀二傳作貫戎淮南天文訓昴茂也古文聲義相從則矛與昴古音本近故天官醢人注鄭大夫從昴爲茅然茅茆音雖同而物異杜於此經不破爲茆者以醢人既破讀爲茆故但破菹爲菹以從醢人不然杜豈不知彼注不作茅菹耶而賈公彥不悟反執茅草不堪食之說駁之非矣鄭大夫讀菹爲祭前藉後鄭以爲卽士虞禮所謂苴今不從者菹從租聲租从且聲藉助也且聲則藉菹實一聲之轉訓義可通但祭用茅以爲藉僅見史記封禪書若易藉用白茅虞氏謂大過與頤旁通皆從乾坤來坤爲鬼故巽白茅承祀則藉茅爲人鬼事而於五帝無涉宜藉出士虞禮而特牲少牢無其文菹館爲司巫因旱裁而共他官亦不著此經大祭祀爲助大司徒祀五帝則無茅菹可知矣知茅菹必爲茆菹鄉師共之者魯頌思樂泮水薄采其茆泮水序爲頌僖公能修泮宮王制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振鷺傳雝澤也周有兩辟雝文王辟廱在豐故詩曰西雝武王辟廱在鎬故詩曰鎬京辟廱卽成均在國西雝卽虞庠在郊遠郊百里國中其爲六鄉司徒論選士之秀鄉師爲司徒之辟故職共茆菹甸師蕭芳義取縮酒屬天官司巫菹館義取祭神屬春官若此經茆菹作茅菹而屬之地官果何義耶

鄉大夫　皆征之注鄭司農云征之者給公上事也疏云皆征之者所征稅者謂築作挽引道渠之役及口率出錢若田獵

五十則免是以祭義云五十不爲甸徒若征伐六十乃免是以王制云六十不與服戎　釗謂疏非注意也築作挽引乃力役之事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何得國中六十野六十五尚征之禮記正義引異義鄭駁云周禮所謂皆征之者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徭耳王制所云力政挽引築作之事所謂服戎謂從軍爲士卒二者皆勞於胥徒故早舍之若然則此經疏意正與鄭駁義相反也

封人　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絛注飾謂刷治潔清之鄭司農云楅衡所以楅持牛也絛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名同皆謂夕牲時元謂楅設於角衡設於鼻釗謂飾文飾之莊子列禦寇篇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是也楅逼也衡橫也橫逼於角以防牛觸絛從多聲說文無之蓋卽紃字禮記祭統注紃所以牽牲周禮作絛是也絛又謂之雉雉從矢聲爾雅矢雉引陳也矢引聲同故引可作絛亦可謂雉蓋皆一物也衡說文在角部則非設於鼻之物魯頌夏而楅衡毛義卽先鄭所本康成詩箋亦同毛此獨爲異解失之知然者說文牛部牽从冂云冂象引牛之縻則古設於牛鼻者以木謂之桊其系之則以縻故冂象之恐非名衡也

鼓人　帗舞注帗列五采繒爲之有秉　釗謂帗當從說文作翌全羽舞也知者舞師職云教帗舞而舞社稷之祭祀鄭司農注樂師帗舞全羽並與說文訓義合但帗翌字異耳然說

文帗注云一幅巾與幎幣同列不以爲舞器則許君所據古文周禮作翌不作帗可知矣又帗列五采繒鄭君謂之靈星舞子持之按詩載芟良耜爲祈報社稷絲衣爲繹靈星尸所詠不同漢志高祖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祀以牛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風俗通辰之神爲靈星故以辰日祀於東南則靈星自是幽禁之祀與社祭實別彼所舞五采繒恐未足引以證此經祀社稷之翌舞也

舞師　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注旱暵之事謂雩也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書或爲翌元謂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帗疏自古未見蒙羽于首　劍按說文翌樂舞以羽翬自翳其首

以祀農星也農星注作星辰疑誤周書作雒解日月星辰皆與太平御覽玉海並引作農星可證也　鄭許君所傳之周禮皆如此是必有所受之賈公彥何得云自古未見耶漢至唐幾百年所未見者當不止此矣知說文祀辰星爲創此經旱暵之祭者雨部雩注云夏祭樂於赤帝以祈甘雨赤帝五帝之一也月令大雩帝鄭君注雩五精之帝高誘呂覽注帝五帝史記天官書太微內五星五帝也按王充論衡云靈星秋祭也史記正義辰之神爲靈星則雩亦祀辰星矣說文云云所祭不同者祀五帝爲夏四月正祭卽未旱亦行之此祀辰星不曰雩而曰旱暵之事則因秋旱而祭其實旱暵皆祭靈星不特秋旱也

牧人　以共祭祀之牲牲(注)鄭司農云牲純也元謂牲體完具

(疏)尚書云犧牲對犧不得爲純色其純下文毛之是也故元易之云牲體完具　釗按下經云凡時祀之牲必用牲物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大人凡祭祀共犬牲用牲物凡幾珥沈辜用貚可也攻工記玉人天子用全上公用龍皆以全與尨對言尨爲雜則牲是純可知又說文牲訓體完具牲訓純色此經牲牲對言牲安有又訓完具之理竊謂犧毛之完牲色之純牲體之具知然者淮南說山訓貚屯犁牛既犉以修貚屯當作貚毛犉無角修無尾皆言其形醜不中祭之意是知選牲齊毛不獨論其色矣又下經共其犧牲注犧牲毛羽完具也曲禮天子以犧牛注犧純毛也則犧自訓毛完而不貚修其義與牲訓本不相混賈君非先鄭殆未審耳

牛人　以授職人而芻之(注)職讀爲樴　釗謂職人卽牧人周語曰牧協職是也牧人不芻祭牲故不直曰授職人芻之而曰以授職人而芻之此旣明授職人而職人又授充人也牧人職云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彼其犧牲卽來自牛人者與從其獸畜之名則曰牛旣合其物色之數則曰犧牲

載師　以家邑之田任稍地(注)故書稍或作削(疏)不從故書者義無所取故也　釗謂稍鄭注元本當作帩知者天官冢宰削甸之賦釋文削本亦作稍又作帩然鄭注無破削爲帩之文則當實不作削蓋古文從邑與從刀形遠不容混其作削者出於隸改邑爲從乃而帩不如削之經見淺人遂改爲削但陸氏未辨正耳賈於此經乃譏故書義無取非也下經稍

甸鄭不破爲郤者說文郤云國甸大夫稍稍所食邑則郤元
取稍稍之義在漢時周禮本有或作稍者故許君郤以稍解
之
閭師　以時徵其賦注賦謂九賦及九貢　剑謂賦郤下九穀
等之貢自上之徵言則曰賦自下之供言則曰貢其實一也
縣師　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疏人民謂奴婢　剑謂周
之縣稍甸郊里中無養奴婢法此人民當連夫家讀謂夫家
之人民也
均人　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注旬均也　剑按顏師古注漢
書曰旬滿也此言滿歲用民但三日二日一日耳王制用民
之力歲不過三日

師氏　掌國中失之事注故書中爲得杜子春云當爲得　剑
按易蒙比未濟中皆與應韻則中與應音本近齊人謂得爲
登故中與得音亦近史記索隱引三倉中得也聲義相從故
得古亦借中也
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注貴遊子弟王公之子弟遊無官司者
杜子春云遊當爲猶言雖貴猶學　剑按王公之子弟卽上
文國子弟此經何爲復贅乎似杜義爲長杜意以凡國之貴
爲讀遊字屬下爲句
王舉則從注舉猶行也故書舉爲與杜子春云當爲與謂王與
會同喪紀之事　剑按舉從與聲則舉可省作與易无妄彖
傳物與无妄虞翻注曰與謂舉也楚辭七諫與世皆然兮王

逸注曰與舉也則與自有舉義不煩改字也

司救注酗嚚好訟疏孔注尚書云以酒爲凶曰酗此據字酒旁爲凶是因酒爲凶者也若然嚚者榮下作酉小人飲酒一醉日富亦因酒爲榮俱是酒之省水之字也　釗按酗書釋文音況芎反此經釋文音況付反說文有酗無酗酗嚚也从酉句聲則从凶者爲書傳之字从句者周禮注之字在陸氏時本如此不知何時反改周禮從僞孔而賈公彥不能辨正更附會爲之說蓋不講小學之過也嚚說文酗也从口从臤臤聲不从榮省蓋熒从三火丩聲故榮熒嚚字皆从熒省

調人　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疏或殺或傷於人　釗按賈氏意謂殺者殺人至死也然竊疑殺人至死者雖誤亦不可宥今律但比故殺減一等耳且信如賈氏說則殺重于傷經何不言傷殺而曰殺傷乎釗謂殺傷者以刀刃傷人也但未至死又出於誤故可成之

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眡父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

疏皆是殺人之賊王法所當討卽合殺之但未殺之閒雖已會赦猶當使離鄉辟讎也　釗按疏所云非鄭義也攷書呂刑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惟其可疑故不然殺人之父兄而可以赦免負罪者揚眉被殺者飲恨爲之子弟何以爲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之閒每見啟告治道

悉矣曾不語赦然則赦者偏枯之法非虛語也安有殺人而會赦使辟讎弗辟而又與之瑞節之理乎竊謂此父兄之讎郎下所謂殺而義者左氏傳襄公二十二年鄭游眅將如晉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其夫攻眅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艮而立太叔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此郎和難之一端也

媒氏　凡娶判妻入子(注)入子者容媵姪娣不聘之者(疏)判妻是嫁女　釗謂娶娶婦也判分也出其婦也入子入贅也按史記滑稽傳索隱云贅壻女之夫比於子如入贅疣此經云入子正謂其入贅於人如爲子耳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　釗謂會當爲會計之會謂會計其迫三十二十之時而未嫁娶者聽之使得奔爲妾也所以必待中奔者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而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禮殺又云冬合男女春班嘗位邶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冰泮正月也中春則期盡矣故媒氏會計之明過時以禮嫁娶及禮不備而奔爲妾者雖中春猶可行也此先王蕃育人民之法夏小正曰二月綏多士女綏多者猶言蕃育云爾

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注)無故謂無喪禍之變也　釗謂無故謂非過時而奔爲妾者

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釗謂會亦會計也會其數將以施惠書曰惠鮮鰥寡孟子云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則

周公制禮必有惠鰥寡之政可知矣其財則遺人共之其人數則媒氏會之不作期會解也

純帛(注)純賈緇字也　釗謂純當讀如屯史記蘇秦傳索隱引國策高注云純束也此經訓當從之鄭破爲緇非也按士昏禮皮帛必可制若庶人納幣以材則嫁亦當衣緇矣然鄭風箋引士昏禮純衣作紂衣釋文云本或作純又作緇是士妻當嘉禮攝盛乃服緇而庶人妻亦緇不幾迫乎考鄭風箋又云衣錦褧衣庶人之妻嫁服玉藻注君衣錦庶人亦衣錦者禮不下庶人則庶人妻攝盛實服錦矣竊意納幣亦卽以錦此所謂幣必誠之義也鄭又云納幣以緇婦人陰也納幣必以其類而士昏禮注以緇緣裳象陽氣下施則又以緇爲陽其自相抵牾如此亦足見其未可爲典據矣且賈疏云凡嫁子娶妻含尊卑是納幣亦不專指庶人也故終以訓爲束其義乃備嫁子娶妻此嫁子亦謂入贅者列子天瑞篇子列子居鄭圃將嫁於衞爾雅釋詁嫁徂逝也前經謂之入者媒氏就女家告書故曰入此將幣往婦家故曰嫁不然前人皆以嫁子爲嫁女然嫁女有幣古未聞

司市　以量度成賈而徵儥(注)儥買也(疏)此字所訓不定案下文所云貴儥者鄭注貴賣之亦望文爲義故注不同也　釗按胥師先鄭注儥賣也後鄭不破貴儥後鄭以貴賣釋之是後鄭與先鄭同也豈此經忽作異解耶成賈徵儥蓋言召賣者來耳

百族爲主　釗按百族所市蓋以自用非以居奇亦非以行販故無商販之名而曰百族也

展成奠賈注展之言整也成平也會平成市物者也　劉謂展視也成猶言成事品式也展視其舊賈進退之以定今賈也期于市者注謂欲賣買期決于市也　劉按史記孟嘗君傳所期物忘其中索隱期物謂入市心中所期之物利劉謂此經訓從之

廛人　總布質布注杜子春云總當爲儳謂無肆立持者之稅也元謂總讀如租穗之穗布謂守斗斛銓衡者之稅質布質人之所罰犯質劑者之泉也　劉謂總布杜說是也市車朱總故書作縗當卽纔之誤蓋總通作縗與纔近故此經總亦讀作儳矣禮記毋儳言注儳暫也非類雜此儳布者卽肆長所斂肆長各主一肆陳其貨賄不得雜陳以欺人立持則易於雜亂故治之使其不敢雜亂售欺耳或謂立持卽販夫販婦不得有稅不知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司古明文朝市於西方郊特牲讒其失蓋古以朝夕爲東西故言儀云不朝不夕注不朝不正東鄉不夕不正西鄉爾雅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管子立朝夕則朝市東市夕市西市各有攸處若販夫販婦不於夕市而儳立肆閒者此所以有稅也質布貨賣人民牛馬之稅知者質人云大市以質注大市人民牛馬之屬意者貨賣人民馬牛必受質於質人以布償之故曰質布與

凡珍異之有滯者注故書滯或作廛　劉按泉府滯故書作癉詩下民卒癉釋文本又作僤沈本作癘載師及此職序官注

皆云塵故書作堛杜子春讀爲塵僤與滯形近故滯書爲僤
變作癉癉與塵聲近又書爲塵

胥師　飾行儥慝者注謂使人行賣惡物於市巧飾之令欺誑
買者　剞按飾行魏氏謂以事欺人其說是也若儥慝則竊
謂以惡物而不見破綻者欺人慝惡之隱也

賈師　凡國之賣儥注儥買也故書賣爲買　剞按胥師注儥
賣也此經乃言儥買者以上言賣此不可復言賣然賣故書
既作買則訓儥爲賣自長又鄭不破故書買是鄭亦從之疑
本作儥賣也後人誤改爲買耳

胥　襲其不正者注故書襲爲習杜子春云當爲襲謂掩捕其
不正者　剞謂襲自當從故書作習習其不正蓋如書斫云

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之習也讀當連下凡有罪者撻戮而罰
之爲句言習其不正與凡有罪者皆撻戮而罰之也所包
者廣故言凡

泉府　貨之滯于民用者注故書滯爲癉杜子春云癉當爲滯
剞按廛人職凡珍異之有滯者注謂滯貨不售是滯者不
售之謂也此經上已云不售則下不可復出滯字竊謂故書
作癉是也癉病也貨不售則病不濟之病孰甚乎故曰癉於民
遂人　以興耡利甿注鄭大夫讀耡爲藉杜子春讀耡爲助謂
起民人令相佐助疏藉借也謂借民力所治之田民相借無
此事故後鄭謂相佐助從子春也　剞按鄭大夫讀耡爲藉

里宰職亦然蓋以聲訓之非必謂藉田賈何所據而見其有借民力意耶孟子助者藉也藉本作耤從昔聲借亦從昔聲耡从助聲助从且聲且與昔聲近故鄭讀耡爲藉杜讀爲助其實一也古者耕必有伴耡者里宰合民耦相助之處郎漢之街彈後漢酸棗令劉熊碑曰愍念烝民勞苦不均爲作正彈造設門更則合耦者所以齊其强弱而均其勞逸也故曰利甿

及窆注鄭司農云窆謂下棺時禮記謂之封春秋謂之崩聲相似疏皆以去聲言之　劍按漢無四聲窆塴封同訓者蓋語相轉耳說文鴈从乏聲方言鵝鴈白關而西謂之鶂鵝鵝古讀如服爾雅鴈釋文音伏伏與馮通史記魏世家中旗馮棨而對春秋後語作伏琴然則窆緩讀如馮急讀如伏與又大僕窆讀如慶封氾祭之氾氾取廣義與論語汎愛之汎同汎從凡聲風鳳芃皆凡聲說文窆覆也方勇反亦與馮近

遂師　抱磨注鄭司農云抱磨磨下車也元謂磨者適歷執綍者名也　劍謂司農說近是然改磨作磨亦非竊按磨小石聲也以豐碑下棺時紼磨鹿盧聲似之故曰磨

及蜃車之役注蜃車柩路也柩路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禮記或作槫或作輇　劍按說文輇字注云藩車下庳輪也從車全聲讀若巽輪字注云有輻曰輪無輻曰輇既夕記遂匠納車于階間注車載柩車周禮謂之蜃車雜記謂之團或作輇或作槫其車之舉狀如牀中央有轅前後

出設前後輅軍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輇爲輪雜記載以輪車注輪讀爲輇或作槫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蜃輇聲相近其制同乎輇崇蓋半乘車之輪正義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今云半之得三尺三寸也據此說正與說文庳車之說合則字實以輇爲正蜃團槫輪皆聲近通用之字耳云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非也

旅師　掌聚野之耡粟注耡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也　釗按九夫之稅粟已入倉人旅師何由聚之竊謂耡助也農於豐歲助粟如後世之社倉而用之注而讀爲若聲之誤也　釗按而古通如春秋星隕如雨如卽而字如一訓若書傳如此或作若又而古音奴登反易宜建侯而不甯釋文引鄭注而讀爲能戴記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耐卽能字從而聲然則而與能聲本近而聲轉爲若故鄭以爲誤也

而均其政令注均其政令者皆以國服爲之息　釗按泉府以國服爲之息乃貸於賈者先鄭注彼經云從官借本賈故有息是也此旅師主惠民所用粟春頒秋斂不言息則不同泉府明矣竊謂平政令卽平施惠散利之政令所以防侵漁察欺盜也

稍人　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注蜃車及役遂人共之　釗按遂師云共蜃車之役則共其役非共其車也竊謂車受於巾車蜃受於掌蜃稍人則役其人將之以至遂師而遂師又

帥之至司徒也車不能自行必有徒御之又不特御車之人而已故曰與其役

委人　凡疏材木材注凡疏材草木有實者也　剞謂疏材則但指草之有實者耳草有實可用以濟食故亦曰材

凡其余聚注餘謂縣都畜聚之物　剞謂其余者待賓客羈旅之餘也蓋縣都之委積畜聚則遺人掌之若此官但掌稍甸之畜聚而已也

軍旅共其委積薪芻注委積之薪芻也疏委人所供惟供薪芻鄭恐委積之中有米牲牢亦供之故云委積薪芻是委積之中供薪芻以別之也　剞按此說未審何見而云然竊謂此委積當是指粟米耳蓋單舉則兼米牲牢對薪芻言則專指粟米散文對文每每訓詁不同本經多有此例也

草人　墳壤注墳壤潤解　剞按廣韻墳土膏肥也

勃壤注粉解者疏壤是和緩故爲粉解　剞按勃者興起貌勃壤謂下平中忽隆然凸者

誦訓　掌道方慝以詔辟忌注方慝四方言語所惡也不辟其忌則其方以爲苟於言語也　剞按方慝謂政之不善其方所不欲者也辟忌謂所惡勿施

山虞　及弊田注弊田田者止　剞謂弊斷也斷田所得少多下致禽而珥是也下澤虞弊田之訓亦同

林衡　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注平其守者平其地之民守林麓之部分疏賞罰者會計民有

功者賞之損林麓之財者罰之　釗按林衡既有厲禁則民不入禁竊木亦但可以免罰耳又何功之可賞乎竊謂守者其地之人服公事爲胥徒者既服其事故賞罰及之

川衡　以時舍其守注舍其守者時案視守者於其舍申戒之　釗謂舍其守者卽大司徒荒政十二中所謂去禁也時謂凶荒之時也去禁兼山澤而上山虞林衡不言者文不具

澤虞　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注其地之人占取澤物者　釗謂鄭說非也竊以爲使其地之人爲胥役者守之耳蓋惟其地之人而後自愛其財物不致有蹂躪禾稼之虞亦且各得安其室家而無遠戍之怨此先王周悉之政也

角人　以度量受之注骨入漆浣者受之以量　釗按巾車注

軟讀爲漆垸之漆說文垸解云漆和灰而髮則浣當作垸然攷工記注既摩革以漆丸之則垸亦可通作丸

掌葛　以權度受之注故書受或爲授杜子春云當爲受　釗按杜子春第因角人職云以度量受之而改耳竊謂凡徵物者不授以國家一定之權量度衡則將弊端百出此經以權度句正從上文徵絺綌之材云云一氣相涵故作授未嘗不可通也而角人職又作受者蓋互見以相足云

囿人　掌囿游之獸禁注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養獸以宴樂視之禁者其蕃衞也鄭司農云囿游之獸游牧之獸注疏此與後鄭異義引之在下亦得爲一義故也　釗按先鄭之說甚確賈不申論乃但以爲得爲一義疏矣月令累牛騰馬

游牝于牧注其牝欲游則就牧之牡而合之牧師孟春焚牧中春通淫然則牛馬通淫尙皆在牧不在廐豈百獸通淫乃有在圃之理況獸之通淫則蹄齧奔躍在圃或多損壞亦非所宜故爲之禁圃游之獸禁者禁其不得在圃通淫也云爾若如鄭說則曰圃游之禁可矣何必曰獸禁耶又閽人云王宮每門四人圃游亦如之若此經誡訓爲圃游則閽人所守非圃人職也

廩人　以待國之匪頒賜賜注分頒謂委人之職諸委積也賜賜謂王所賜予給好用之式也　釗謂匪頒卽太宰匪頒之式彼注曰分賜羣臣是也賜謂周急卽遺人職所云邦之委積以待施惠也

凡萬民之食食者疏此謂給萬民糧食之法　釗謂賈說非也萬民之食食亦大判言民之自食者矣

移民就穀注就都鄙之有者　釗謂就穀就縣都耳遺人云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若鄙之委積彼則云以待羈旅

舍人　掌米粟之出入疏粟卽粢也　釗謂粟穀之未去穀米已舂扰去穀者

倉人　若穀不足則止餘濃用注止猶殺也殺餘濃用謂道路之委積所以豐優賓客之屬　釗謂道路之委積不可止也天下之秏穀者莫過于酒凶荒則當暫停酒正之供以裕穀用耳謂之濃者酒正所謂以式濃授酒材謂之餘者以其非要務也

周禮注疏小箋三

南海曾釗冕士著

春官宗伯

大宗伯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注)鄭司農云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元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疏)先鄭意此五祀卽掌次云祀五帝一也故云五色之帝後鄭不從者案司服云祀昊天與五帝皆用大裘當在圜丘與四郊上今退在社稷之下於王者宮中失之遠矣且五帝天人當在上經陽祀之中退在陰祀之內一何陋也　釗案冢宰職祀五帝注祀四郊及明堂疏申以月令迎氣四郊并夏正饗五

帝明堂則祀五帝卽此經迎五行之氣一也又彼下經云贊玉幣爵之事此大宗伯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詩甫田以社以方傳方迎五方氣于四郊正義社稷太牢則四方之神亦太牢言犧以見純明非特羊而已又郊特牲正義引皇氏說五時迎氣與宗廟時祭同其燔柴以降神及獻尸與祭感生之帝同但用二齊醴盎而已諸臣終獻亦用盎齊詩大田來方禮祀正義五官之神有配天之時配天則禋祀此祭雖不配天以其嘗爲禋祀故亦以禋言之若然則祀五帝配以五人神皆在肆師大祀中此五祀之祭肆師之次祀禮器郊特牲正義五祀常祀用羊王親祭則用牛此經又云血祭禮器正義謂初祭降神已埋血與五迎氣不同可知竊謂四郊迎氣則五人神爲附如郊天配日月之類其禮大祀於戶竈等則五人神爲主如春朝日秋夕月之類其禮小不容混也先鄭五祀於宮中後鄭祀五官之神其說誠是至謂五色之帝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解此血祭則非矣知者中霤禮祭五祀於廟此廟與先鄭謂之宮爲一春秋左傳昭二十九年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正義引賈逵云句芒祀於戶祝融祀於竈蓐收祀於門元冥祀於井后土祀於中霤應劭風俗通義引古周禮說顓頊有子曰黎爲祝融祀以爲竈神則古周禮說五祀本與五官之神亦爲

一然太平御覽引鄭駁異義云王爲羣姓立七祀一曰司命
主督察三命也二曰中霤主宮室居處也三曰門四曰戶主
出入五曰國行主道路六曰大厲主殺也七曰竈主飲食也
竈神非祝融是老婦其說甚辨但按禮器奧注云當爲爨禮
尸卒食而祭饎爨爨特牲記注舊說云宗婦祭饎爨烹者
祭爨爨用黍肉無籩豆俎則祭竈與祭爨禮本不同不足據
以難許矣其禮節詳吳澄逸禮中霤禮篇云設主卽制心肺
禮器君親制祭注謂朝事進血膋時所制則血祭正謂制祭
時與中霤禮合五祀月令有行
白虎通有井
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注)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
則是祫也禘也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熟於祫逆言之者與

下共文明六享俱然祫言肆獻祼禘言饋食者著有黍稷互
相備也　釗謂其說非也詩周頌雝序禘太祖也云相予肆
祀鄭注尚書牧誓云肆祀祭名當與此經云肆爲一則肆謂
禘也獻鄭注云獻醴謂薦血腥按禮器大饗腥注大饗祫祭
先王正義大饗之時血與腥同時俱薦當朝事迎尸於戶外
薦血腥也其說與鄭注此經獻爲一則獻謂祫也祫大於禘
今先禘後祫者論語集解引孔安國注禘祫之禮爲序昭穆
也是祫禘先後亦無定文又孔注云禘祫之禮毀廟之主及
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通考引鄭元謂祫則毀主未毀主
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合祭于太祖禘則惟太王王季以
主則祭於文王廟昭之遷主祭於武王廟
於太祖以降神既灌之後別尊卑序昭穆則灌者別尊卑序

昭穆之始故曰肆獻祼鄭君云逆言之恐未得其說而爲之詞耳饋食當卽周語之日祭月祀韋昭注日祭祭於祖考謂上食也月祭祭於高曾祭法天子五廟諸侯三近漢亦然漢舊儀寢廟日一太牢四上食十二月則太牢餽食與閏月十三蜀譙周禮祭集志月朔加薦像生平朔食也謂之月祭有奠無尸故羣廟一日之閒盡畢之則日祭月祀卽此經饋食也日月禮簡饋食而已著於時祀之上者以與禘祫禮隆相對故在此也漢書韋元成傳日祭於寢元成議祭不欲數宜復古禮請罷諸寢園日月閒祀後人遂以日祭非禮豈知漢之非禮在寢園而不在日祭哉是以祭公謀父言于周穆觀射父言于楚昭皆以爲先王之制其說載在國語又穆王康王之孫是時禮籍詳明而謀父告以日祭則非後世不經之典可知矣

以荒禮哀凶札注札讀爲截截謂疫厲疏云札讀爲截截謂疫厲者鄭讀從截絕之義故也春秋有天昏札瘥是厲鬼爲疫病之事　釗按說文截斷也釋名絕截也此卽賈所本但與此經義實不可通竊謂札讀爲截蓋讀從截音非破札爲截天官大札則不舉釋文徐音截集韻十六屑札疫厲也徐邈讀皆不以截爲疫厲疑鄭君元本當云札讀若截謂疫厲不重出截字訓詁音義恆相從讀若截者釋名疾截也有所越截也疫爲行病流注最急取越截意故曰讀爲截厲卽癘字通借疾醫注癘疾氣不和之疾亦氣不和所致故曰疫厲賈

以爲厲鬼爲病蓋本鄭注郊特牲禓强鬼時儺索室毆疫及方相氏注而鄭注又本禮緯斗威儀然此經既疫厲聯文似無厲鬼意也

大均之禮恤眾也注均其地政地守地職之賦疏鄭約地官均人云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此大均必在軍禮者謂諸侯賦稅不均者皆是諸侯僭濫無道致有不均之事當合眾以均之　釗按均人疏總均畿內鄉遂及公邑而此爲同邦國之禮是不得引以爲說之明據也況彼職明云地政地守地職於軍禮尤毫無關涉竊謂大均者均其人力謂若有征伐之事六服輪流分配從王不專疲勞一方使分任之故謂之恤眾矣

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注疏親就昏禮成就冠禮說　釗按親即親萬民之親八禮皆有之成男女連說猶言已成人者以昏冠親之耳

四望注鄭司農云四望日月星海元謂四望五嶽四鎮四瀆疏禮無祭海之文　釗按先後鄭皆各得其一而賈疏則未詳考者也春秋僖三十一年猶三望公羊傳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不在其封者則不祭也三望者何望祭也祭大山河海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又異義春秋魯郊祭三望謂郊天日月星河海也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據此則魯三望者泰山一河二海三皆在地中故曰祭土天子四望當有星故曰祭

天但祭天而有嶽瀆海者天子能兼諸侯諸侯不能僭天子之義也惟祭天故不曰望祭而曰望祀惟兼及地故圭用兩邸今後鄭但言祭土先鄭但有星海而又雜入類祭之日月故曰皆各得其一也左傳正義引賈逵服虔以爲三望分野星國之山川異義亦云然今不從者按左傳昭元年日月星辰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杜注星辰之神如實沈者是諸侯祭分野星爲禜祭非望祀也又云賈疏禮無祭海爲未詳攷者按禮記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則經傳既有明文不得言禮無文審矣

小宗伯　辨吉凶之五服(注)五服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疏)不據章數爲五者以其喪服自天子達於士唯一而已不得數服爲五則知吉服亦不得數服故皆據人爲五也　釗謂鄭說蓋約司服言之彼云喪服爲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下又云卿大夫凶服加大功小功士凶服亦如之注又加緦焉卽與此經之五服一也鄭說此經五服實以服數欲簡其詞故以人數賈乃謂喪服一而已不得數服豈其然耶

辨六齋之名物(注)齋讀爲粢六粢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菰　釗按齋亦與彝尊爲類盛黍稷之器天官九嬪贊玉齋卽此彼經注謂敦也又按籩人朝事之籩有麷蕡白黑羞籩之實有糗餌粉酏注麷熬麥蕡麻白稻黑黍糗餌粉酏以稻黍爲之肆師疏簋盛稻粱簋盛黍稷則稻粱等當在籩中此齋不應

有此爾雅云粢稷也此器盛之故名齍禮記亦借作粢皆謂器非穀屬也穀以稷爲長故別盛以六器其六齍最貴者爲玉齍小宗伯辨之后薦之九嬪贊之自非稻粱等物所能同也

祭之日逆齍注受饎人之盛以入　釗按此在省饌以前則非已受饎人之盛者可知且受饎人之盛以入自是小祝之職故彼曰逆齍盛也此小宗伯所逆者其逆諸女宮滌濯者以授舍人而實饎人之盛與

則與祭有司將事於四望　釗按先鄭讀則與祭爲句是蓋祭軍社及主也考左成十六年伯州犂曰戰禱也禱亦祭義則臨戰有祭可知又曾子問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注以脯醢禮神疏以其在路不可恆設牲牢與殯奠同謂之奠然則有牲牢則謂之祭矣此經軍將有事是將與敵合不但在路而已其事重有牲牢故曰祭祭必天子親之故小宗伯職曰與至於四望則但命有司將事而已

王崩大肆以柩巡涉及執事泣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注泣臨也疏大祝職云大喪贊斂明大祝執事小宗伯泣之　釗謂及執事泣爲句大斂小斂連帥異族而佐爲句及執事泣者及疑與字之譌肆巡涉尸大祝以之小祝贊之則小宗伯亦泣之而已執事謂執喪事之人其卽肆師鬱人鬯人與

甫竁注鄭大夫讀竁皆爲穿杜子春讀竁爲毳皆謂葬穿壙也

今南陽名穿地爲竁聲如腐脆之脆(疏)杜子春讀竁爲毳毳亦是穿當時有此語云南陽名穿地爲竁聲如腐脆之脆時南陽郡人名穿地爲竁竁之聲如腐脆之脆則以竁爲脆也腐脆之脆後脆字刻作膵按釋文舊作膵誤又云膵以下皆非鄭義故今改作脆以還鄭之舊　釗按漢儒解經之例有二故書某當爲某此改字也讀爲某讀如某此不改字讀從其聲也此竁說文本訓穿地竁穿聲轉故鄭大夫讀爲穿竁从毳聲故杜讀爲毳毳與脆聲亦近故後鄭云竁聲如脆惟腐脆薄故易穿後鄭讀竁如脆猶鄭大夫讀爲穿皆聲義相從以爲以毳爲脆非也杜子春讀爲毳說文毳獸細毛也釋名毳芮也如水草毳芮與竁義本遠賈云毳亦是穿當時有此語不知何據大抵賈之學貫通經傳之文則有餘而聲音訓詁所得似尚淺也

肆師　且授之杖(注)鄭司農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元謂王喪依諸侯與　釗按檀弓云天子崩五日官長服注官長大夫士則授士杖亦在五日與用牲於社宗(注)社軍社宗遷主也　釗謂社宗卽社詩大雅鳧鷖既燕于宗箋宗社宗也疏以社是尊神故言社宗若然則鄭注此經不當爲異解也知宗非遷主者詩烈祖正義引異義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按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駁據此凡言宗皆非毀廟之主曾子問師行以遷廟主行

夏書甘誓用命賞于祖小宗伯職注遷主曰祖則遷廟之主稱祖不稱宗故史記周本紀亦但言載文王木主而已書大傳云王升舟宗廟惡蓋約畧言之恐未足據以解此經宗字也

則爲位注故書位爲涖杜子春云涖當爲位　釗按小宗伯職云軍旅甸役之禱祠肆儀爲位則當肆儀時小宗伯已爲位矣豈行事時又更使肆師爲位乎故書作涖義本長但爲字當讀于僞反耳爲涖者爲軍將涖其儀也宗伯涖之肆師佐之故下經云治其禮儀以佐宗伯

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　釗謂亦涖之也

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注治謂如今每事者更奏白王禮也

釗謂治者臨治之

鬱人　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注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之鑊中停於祭前疏司農云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者未知出何文　釗按說文鬯部鬱芳草也十葉爲貫百廿貫築以煮之爲鬱許受業於賈景伯賈受業於劉歆鄭司農傳其業於父興興亦受業於歆今司農注此經與許君合則皆歆之說也但此經注於百廿貫下較說文多一爲字按其文義當讀百廿貫絕句說文無爲字較長賈疏讀百二十貫爲築絕句蓋唐時周禮本誤衍爲字賈不能援說文正之又以爲字無屬遂以爲築絕句與上爲貫相對耳

詔祼將之儀與其節　釗謂節節次也如一獻王灌尸二獻后灌尸之次第

凡人　禁門用瓠齋(注)元謂齋讀爲齊取甘瓠割去柢以齊爲尊(陸氏音義)在兮反(疏)以其割齊爲尊亦取質畧之意　釗謂賈說殊强齎當讀爲齊取甘瓠割去柢以其齋爲尊也齋古亦通作齊左傳若不早圖後必噬齊故鄭云讀爲齊而賈氏不審讀爲割齊之齊非鄭義也

凡山川四方用蜃(注)書爲蜃形蚌曰含漿尊之象　釗謂蜃者飾以蜃耳

司尊彝　其再獻用兩象尊(注)以象骨飾尊　釗謂尊爲象形者薛尚功鐘鼎款識有圖

祼用罍彝黃彝(注)黃彝黃目尊也元謂以黃金爲目　釗按此說非也上云雞鳥下云虎蜼此獨云人目乎況前文罍彝亦刻禾稼形而此乃刻兩人目于尊中與之爲列亦似不類考爾雅翼云禁中尊乃作龜形其上方悟黃目者乃龜也若爲人目而黃之黃乃目病爾其說較安(爾雅新義十六卷引說文罍龜目酒尊)

壺尊(注)壺者以壺爲尊春秋傳曰尊以魯壺　釗按疏不申以壺爲尊之說或遂疑壺與尊爲一物異其用因異其名非也竊謂此之壺尊卽鬯人禁門瓠齊彼注云瓠瓠蠡也取甘瓠割去柢以齊爲尊瓠亦通借作壺詩八月斷壺毛傳壺瓠也爾雅釋木壺棗釋文引孫炎注棗形上小下大似瓠故曰壺據此則鄭注云以壺爲尊者蓋言以瓠爲尊與

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注)鄭司農云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閒故曰閒祀元謂追享謂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朝享謂朝受政於廟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劍按章懷太子注後漢書章帝紀引續漢書四時之祭外有五月嘗麥三伏立秋嘗粢盛酎十月嘗稻謂之閒祀又晉灼注漢書引漢舊儀嘗麥等皆太牢據此則閒祀蓋薦新之祭漢制甚明先鄭不用者蓋韋元成嘗有諸園寢日月閒祀宜勿復修之議韋號爲通儒故先鄭變其說耳不知元成謂園寢日月閒祀勿復修非謂閒祀薦新非禮也且薦新於仲月季月時祭於孟月故謂薦新爲閒於文亦順先鄭乃以禘祫與追享朝享爲一誤矣朝享後鄭解爲告朔之朝祭按朝廟卽祭法之月祭謚周禮祭集志月祭像平生朔食有奠無尸此經有祼有朝踐有再獻非月祭明甚攷周頌烈文序箋云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據此則朝享實卽政之祭故尊彝之設咸備後鄭第因朝廟之朝與經文合遂牽坿亦誤也

司几筵　其柏席用萑(注)鄭司農云柏席迫地之席(疏)其言無所依據　劍按史記河渠書魚沸鬱兮柏冬日徐廣曰柏迫也又柏人者迫人也蓋漢時訓詁如此賈說非也

天府　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疏)經雖言治中兼有不中在其閒　劍謂此不必補不中一層蓋大功藏於司勳治中藏於天府優功績與循良也

上春豐寶鎮寶鎮無注　釗按趙岐孟子注引作寶鐘考夏官小子職云豐邦器注邦器禮樂之器則彼所豐者恆常之鐘此官所豐乃傳世之寶鐘如和鐘之類故不屬之鐘師而在天府也

典瑞　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注鄭司農云駔外有捷盧也駔讀爲疾之駔疏讀爲沙元謂駔讀爲組以組穿聯六玉疏璧琮者通於天地　釗按上曰牙曰珍曰義皆黏圭璧璋言不當此獨變例而解作動體字也竊謂駔麤也爾雅釋言奘駔也孫奘作將且則駔猶且也有苟且祖始之意又釋獸注秦晉呼大爲駔駔猶麤也此六玉以斂尸不必精細故用粗大苟且成者耳疏亦麤義禮玉藻客飧主人辭以疏郊特牲疏布之冕皆作疏麤解也璧琮疑以璧爲邸而外爲琮形者如圭璧之類

典命　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注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蓋方九里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子男之城蓋方五里疏案書無逸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元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與之同非也然大國七里次國五里小國三里之城爲近可也或者天子實十二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如是鄭自兩解不定若周天子十二里則匠人云九里或據異代法以其匠人有夏殷法故也鄭不言異代者以其無正文不敢斥言也　釗謂此經及書傳並據郭言匠人據城言

賈逵說之以爲或據異代殆非也知者左傳都城過百雉杜注云侯伯之城五里經三百雉大都不過侯國之一故不得過百雉詩鴻雁正義亦引鄭駁異義云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其說正與攻工匠人合則不得謂匠人爲據異代矣知此城及書傳爲據郭言者按晉書段灼傳引孟子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今本孟子作七里疑誤是城外之郭以兩而進郭亦謂之城故此經注不曰郭而曰城耳又匠人但言國此經言國家注云國家國之所居是與匠人本文不同而與說文亳度也民所度居之說合

司服　毳冕希冕(注)鄭司農云毳罽衣也元謂毳畫虎雖謂宗彝也希讀爲絺或作黹字之誤也(疏)本有此二文不同故云

誤當從絺爲正　釗按釋名毳晃毳芮也畫藻文於衣象水草之毳芮溫煖而潔也據此則毳當畫藻所以必從此文者攷尚書十二章之次子男自藻火而下五章鄭君此經注乃登火於宗彝而藻次於第六於經本無明文又攷詩王風毳衣如菼傳菼鶵也箋毳衣之屬衣繢而裳繡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鶵毳衣如瑣傳瑣賴也是毳衣以青赤二色爲重矣故鄭云畫虎雖取毳爲獸毛之義但據郭注爾雅雌黃黑色與詩不合先鄭云罽衣按罽衣卽毛衣賤者之服何緣大夫子男衣之又詩毳衣如瑣說文作毸毸卽毛布豈有稱毛布如毛布之理故釗皆不從也喈尚書作絺孔傳以細葛上爲繡疏引鄭注則云讀爲喈喈絺也謂刺繪爲繡次若然鄭

君此經必以褕爲正此經注云字誤者蓋謂褕誤爲希非謂褕誤賈疏蓋錯會耳鄭此經注希刺粉米無畫詩元袞及黼褕則絺衣實取褕繡之義鄭君以褕爲正之意甚明

內宗　賓客之饗食亦如之　疏饗食訖徹器與祭祀同亦后徹外內宗佐傳故云亦如之　劍按賈謂祭祀則后徹是矣然未聞饗食亦后徹也此云亦如之蓋亦如其薦與傳徹而已外宗職賓客之事掌事則饗食之薦與徹無與於后可知也安得謂后徹外內宗佐傳哉

朝而薨者后哭之則夫人九嬪等必從后哭夫人等亦哭諸侯兼內外言王朝公孤及外諸侯來

必哭故不曰后而概言哭諸侯也夫人九嬪等有尊卑之殊故須序之

外宗　大喪則敘外內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　注內內外宗及外命婦　劍謂內命婦如姑姊妹之屬嫁於卿大夫者外命婦謂同姓同宗同族人爲卿大夫者之妻諸侯亦謂同姓同宗同族者故不以九嬪掌而特立內外宗掌之也

墓大夫　疏不云冢云墓者禮記庶人不封不樹　劍按此文出王制王制爲漢文時博士撰集所記多夏殷制恐不足證周禮也知者大司徒以本族六安萬民有日族墳墓周書大聚解墳墓相連民乃有親是周庶民有墳之明證又士記古者墓而不墳易繫辭傳古者不封不樹言古者見周之不然故

鹽鐵論散不足篇云古者不封不樹及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其說當有據也春秋緯士墳四尺以兩而降則庶人之墳蓋二尺小爾雅四尺謂之仞二尺故半仞矣鄭注冢人引漢律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則鄭君亦謂庶人有墳賈據王制非鄭義也然不云冢云墓者殆以冢山頂之名此二尺墳不足名之故曰墓與

掌其度數注度數爵等之大小疏經邦墓是萬民而見有爵者謂本爲庶人設墓其有子孫爲卿大夫士其葬不離祖父故兼見卿大夫士也　釗按經但言國民而鄭賈必強指爲見有爵者以王制云庶人不封不樹及春秋緯云庶人無墳而此經云度數故臆解如此然如鄭賈之說則是其祖父無墳而獨其子若孫馬鬣聳然乎疑非雖眾車徒不敢以入宗子之門之義也且民墓未嘗無昭穆此經所謂正其位是也如果無墳則昭穆從何而辨周書大聚解墳墓相連民乃有親則民亦得爲墳也其不曰民而曰國民者見唯國中民得葬于其閒若謂民便可統有爵而并舉之幾見六經中有此義例哉

居其中之室以守之疏謂萬民墓地族葬地中央爲室而萬民各自守之　釗謂此文承帥其屬而巡墓屬則亦謂墓大夫之屬居其中室以守之耳巡言巡行守言居守皆墓大夫事也

大司樂　舞雲門大卷大咸注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

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大咸咸池堯樂也堯能
殫均刑法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疏黃帝能成名萬物以
明民共財者祭法文彼云正名百物以明民是也堯能殫均
刑法以儀民者祭法文彼云義終案祭法注云賞賞善義終
謂既禪二十八載乃死　釗按疏不解釋成名而殫均儀民
反引祭法以糾正之非也成盛也見釋名又宣二年左傳宣
子盛服將朝注盛本或作成漢書郊祀志曰主祠盛山史記
封禪書作成則成卽盛長也正爾雅亦長也音義並同故祭
法借用正名大也禮器因名山升中於天秦策賂之一名都
鄭康成高誘注皆云名猶大然則成名萬物猶言長大萬物
豈謂物至黃帝而後有名哉惟其長大萬物故樂曰大卷祭

法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據魯語賞當爲亶義終當爲儀民
此注不誤較禮記注爲長蓋義古爲儀爾雅儀善也詩宣昭
義聞作義終或作眾雜卦傳大有眾也荀爽本作終士相見
禮眾皆若是今文終作眾眾與民聲近故眾或作民然則賞
乃亶之誤字義終乃儀眾之假借眾乃民之通作賈公彥特
未細考耳此說經所以貴通聲音訓詁也
以享先妣疏帝嚳傳十世乃至堯后稷爲堯官則姜嫄爲帝嚳
後世妃　釗謂此說非也史記五帝紀云帝嚳娶陳鋒氏女
生放勳世本云帝嚳生堯則安得云傳十世乎周本紀云姜
原爲帝嚳元妃則安得云後世乎又所傳出野見聖人跡事
尤怪不足信詩厥初生民疏引毛說曰禋祀郊禖之時其夫

高辛氏帝嚳與俱行姜嫄踐履帝迹行事敬而敏疾故爲神
歆饗此說得之高辛帝嚳也
播之以八音注故書播爲藩杜子春云藩當爲播　釗謂藩域
也律呂之聲域于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音也蓋聲爲陽音
爲陰陽無質而陰有質故曰藩焉
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注土祇原隰及
平地之神也疏土祇者五土之總神謂社此天神亦是日月
星辰非大天神以地神惟有土祇是以知無天地大神也
釗謂其說未安按下經奏樂于圜丘六變則天神皆降可知
此天神卽祭圜丘之神矣土示亦卽祭方澤之示彼八變此
五變者彼就奏以降神而言故有不減之樂節此就神自致

而言故五變而已見其昭假之無閒也
夏日至於澤中之方邱奏之疏祭神州之神於北郊與南郊相
對因下以事地故於澤中取方邱者水鍾曰澤　釗按祭地
北郊卽有澤又豈能必其中有邱乎此
不待智者而辨矣竊疑澤卽澤宮方邱謂大社也蓋社在雉
門之外庫門之內澤所在孔穎達雖以爲未聞然郊特牲曰
王立于澤親聽視命又曰獻命于庫門之內則是澤亦在庫
門之內可知已此經云澤中方邱者亦社外環以澤宮故得
此名爾其不曰社而曰方邱者考史記封禪書宋有太邱社
是社得以邱名其壇壝方故謂之方邱社祭春秋以報農此
祭夏至以祈土故同一處而二名

九磬注九磬讀當爲大韶　釗謂九磬卽書所謂簫韶九成也莊子至樂九韶之樂史記五帝紀禹乃興九招之樂是也通志曰夔修九韶六列六□以明帝德磬韶招古今字耳不必破九爲大也

樂師　及徹帥學士而歌徹(疏)此絕讀之然後合義歌徹之時歌舞俱有謂帥學士使之舞歌者自是瞽人歌雍詩也　釗按學士非專於舞而不歌下大胥職云秋頒學合聲聲卽歌也其合之者正預習之以待祭祀耳小師職云徹歌序官云上士四人其卽學士爲之與疏云瞽人歌雍似亦誤瞽矇職無歌徹文也

大胥　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疏)祭祀言凡者則天地宗廟之祀用樂舞之處以鼓召學士選之當舞者往舞焉舞師云小祭祀則不興舞注云小祭祀王元冕所祭則亦不徵學士也　釗謂此用樂者兼歌舞上秋頒學合聲則學士未嘗不歌也凡祭祀包大小言小祭祀不興舞未嘗不歌上樂師職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承上國之小事而言注小事謂小祭祀可證也不言祭祀而言凡不言用舞而言用樂尤爲明證或謂疏言凡者則天地宗廟之祀是凡者包神祇非包大小言也豈知祭謂祭地祇人鬼祀謂祀天神則此二字已舉天地宗廟又何贅言凡乎

大師　皆播之以八音注播猶揚也　釗謂播必杜子春所改疑故書作藩藩之以八音者蓋金不能爲石音石不能爲木

音推之匏革竹土絲皆然非如五聲之能變而相生也淮南墜形訓云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角變角生宮是五聲本變動不居者而五聲不能離八音而自爲聲則命之曰藩正先聖人文字之簡錬改用播則意淺矣

教六詩曰風注風言賢聖治道之遺化也疏鄭據二南正風而言釗謂風不與雅頌聯而冠賦比興之上疑當讀去聲詩序風風也徐下風字禹鳳反崔靈恩集注則直作諷字又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故曰風按古有雅頌無風之名左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又爲之歌邶鄘衞而不曰歌風可證其曰其爲衞風乎者言其風氣耳師曠驟歌北風又歌南風亦謂律氣則風雅頌者乃孔子刪詩後而有是名非周公當時已預定此三體也籥章中春龡詩不曰豳風而曰詩亦可互證

下管播樂器疏聲出曰播謂播揚其聲　釗謂播布也播陳其樂器令奏之故下云令奏鼓棘

師瞽而廞注故書廞爲淫鄭司農云淫陳也　釗按亦通作引詩行葦以引以翼本或作淫是淫與引音異義通也爾雅引陳也則訓淫爲陳本合古義

小師　徹歌大饗亦如之疏徹器亦歌雍　釗按疏又云諸侯自相饗歌振鷺引仲尼燕居云大饗有四焉云徹以振羽振羽當爲振鷺竊謂振鷺在周頌篇不應但爲諸侯相饗所用而已王饗諸侯當亦用之且雍詩曰於薦廣牡相予肆祀於

韎師注鄭司農說以明堂位曰韎東夷之樂讀如昧飲食之昧杜子春讀爲蒬荎著之蒬元謂讀如韎韐之韎注疏後鄭云讀爲韎韐之韎者欲取韎爲赤色是以禮記檀弓云周人大事斂用日出鄭云日出時亦赤則東夷之樂名韎者取色赤東方之意釗按禮明堂位注引周禮昧師掌教昧樂詩鼓鐘正義引孝經鉤命決東夷之樂曰昧東方之舞助時生也則故書當作昧取冥昧之義集解屯卦彖注引荀注謂陽動在下造生萬物於冥昧之中春秋元命包夏以十三月爲正物生色黑按昧亦黑象正與鉤命決時生之言合先鄭讀爲昧飲食之味者白虎通引樂元語西夷樂曰味味之言昧也是昧本亦作昧故先鄭讀昧爲昧但樂元語云西夷明堂位云東夷二書不同按明堂位正義白虎通東離西昧此東曰昧西曰株離相反者以春秋二方各有昧株離之義故白虎通及明堂位各舉其一云云然白虎通又言北夷之樂曰昧是昧者北夷之名知非鴽者易稽覽圖屯爲十一月卦又屯外卦坎候在十二月內卦震震東方也雖伏坎下而春氣已盈說卦曰屯者物之始象曰天造草昧故東與北同名也後鄭作韎者亦取聲同賈申之以爲取色赤釗按鄭駁五經異義韎草名齊魯之閒言茅蒐聲如韎似與曰任曰株離曰禁者不類則注此經必不如此東夷衣布帛亦未見其有韎義恐非鄭義也

籥章　以樂田畯注古之先教田者　釗按詩田畯至喜攘其

左右嘗其旨否傳田大夫也注誤

龜人　上春釁龜(注)上春建寅之月月令秦世之書亦或欲以歲首釁龜以十月建亥爲歲首則月令秦世之書亦或欲以歲首釁龜耳　釗按秦本紀改正朔在始皇二十六年滅六國後而不韋徙蜀自殺在十二年史有明文康成殆未考耳要之各自爲說不必牽合周官也

祭祀先卜注世本作巫咸作筮卜未聞其人　釗按春秋元命包云古司怪主卜事物紀原伏羲始作龜卜然則先卜此其是與

占夢　獻吉夢于王(注)獻羣臣之吉夢於王歸美焉　釗按句上承聘王夢下接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則此吉夢亦王之吉夢也蓋發幣而占王夢其吉者獻之惡者贈之與

大祝　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注后土社神也　釗按大宗伯王大封先告后土大封與建邦國一也彼統主其禮此專主用牲幣之節爾彼注后土土神也黎所食者疏五行之官中央土官后土此等后土官也黎爲祝融兼后土故云黎所食者左氏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彼爲后土神與此正同若句龍生爲后土官死配社世人因名社爲后土耳據此則社是五土總神非卽后土后土但五行中之土官耳以后土配社食猶以后稷配天以文王配上帝也鄭賈於宗伯注知其爲二此獨渾之未免抵牾

小祝　彌災兵(注)彌讀曰救安也　釗按漢書李廣傳彌節白

檀注彌節少安之意又類篇止也韻會息也皆與少安訓合則此經不必改彌爲敉也

旬祝禂牲禂馬注杜子春云禂禱也元謂禂讀如伏誅之誅今俠大字　釗按禂讀爲侏雖據古音季懿哀慕歌梧桐婁衡臺閣既除古讀周如殊婁生於道周寶樹徘婁寇侏張魏書恩倖傳侏張不已侏張即禱張亦禂侏古音故鄭改讀禂爲侏又揚雄三老箴本通之抑知禂即禱別體固無煩改讀也蓋禂從周周古與一證禱通爾雅嚎謂之帳釋文一作嘲書禱張爲幻釋文禱本作輖爾雅作倜則從禱者亦可通作从周矣然猶疑其不出於一書也同一爾雅耳今本釋言翛翥也翛从禱開成石經及宋本爾雅作翛从周是从周从禱本爲一字無疑也疏猶曲護鄭說而闢杜君殆未考古義與說文引詩既伯既禂更可爲禂即禱之明證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注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疏歲時祓除者非謂歲之四時惟謂歲之三月之時　釗按古祓除不特三月上巳也宋書禮志劉楨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除國子水嬉又西京雜記高祖與戚夫人正月上辰出百子池邊灌濯以祓妖邪漢書又載八月祓灞上則祓除者歲數舉之故經不曰季春而曰歲時謂歲之良時云爾鄭注曰如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得之而賈疏單指三月失鄭義矣

巾車　樊纓注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　釗按鞶訓爲帶者許賈服之說耳說文云鞶大帶也賈服皆云鞶紳帶

也見左傳疏及詩疏及鄭注儀禮禮記皆不承用士昏禮記注鞶鞶囊禮記內則注鞶小囊此說本確何於此忽自抵牾乎考士昏禮記母施衿結帨衿小帶則不得復施帶卽別名紳帶以曲護前說內則衣紳紳帶之垂左傳鞶厲厲大帶之垂則亦不得復有紳帶又易訟或錫之鞶帶本經賈疏引易注鞶帶佩鞶之帶云但易之鞶謂鞶囊張衡思元賦辮貞亮以爲鞶兮雜技藝以爲珩注鞶所帶珮也太元周首帶其鉤鞶欤以玉環則鞶恐非帶別名如亦以爲大帶則帶是何物禮記繫袠疏引熊氏云袠刺也以鍼刺袠而爲鞶囊鄭氏後惟熊氏皇氏深於禮其決擇當不謬者以此益知鞶是小囊爲得其實也今以樊爲鞶則將施囊于馬乎自知其說不通乃復采用前所不用之說亦足見其失據矣又考荀子禮論篇寢兕持虎蛟韋絲末彌龍所以養威也劉熙釋名韋絲也橫經其腹下則馬腹下帶謂之韋左傳注左腹曰靷則馬腹帶亦名曰靷若鞶末他聞焉故樊不得改爲鞶卽此亦可爲旁證條纓注條讀爲條　釗謂條有條理也書曰有條而不紊條纓校樊纓則文少畧清晰矣

前樊鵠纓注前讀爲緇翦之翦翦淺黑也飾韋爲樊鵠色飾韋爲纓杜子春云鵠或爲結　釗按儀禮既夕禮云用疏布緇翦注翦淺也莊子在宥篇云佞人之心翦翦者音義李云短淺兒則此經前末可遽作淺黑解也竊謂前樊結纓蓋其纓之樊然結者較十有再就九就七就五就之色爲淺云爾而

豈必黑之云哉惟結故短李音莊子其義或卽本此

梦蔽注梦讀爲蘩蘩麻以爲蔽　劉謂讀梦作蘩是也其謂蘩麻以爲蔽則非考張平子南都賦云其艸則蘼芜蘩與莞爲類則亦蒲屬而非麻屬也竊意此經亦謂以蘩爲席而蔽車耳蘩麻蓋未聞

司常　雜帛爲物　劉按物蓋旂之譌旂亦作勿說文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斿雜帛幅半異則勿卽此官之物旂物形似故譌耳但說文云州里所建與此經言大夫士建異者所聞異也要以此經爲正

師都建旗注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謂之師都都民所聚也劉按說文旗引周禮曰率都建旗則師乃率之譌率亦作帥與師形近故傳寫譌溷耳得許君引此文便解司常與大司馬異建之疑誠一大快事

都宗人　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于國注令都之有司也祭謂報塞也　劉謂禱者求福祠者報塞令者王令都宗人卽下曰反命是也自上出爲命自下稟爲令其實一也祭則時祭之蓋社稷先君廟之祭公卿自依大宗伯所頒與禮而行至於名山大川之在其地及因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則王以時令都宗往祭有故則令都宗人往禱既得福則令往祠既事則皆反命而經於禱祠下不言反命既祭上不言祭者省文故於家宗人互備其義此周官例也鄭注似誤家宗人注亦誤

皇清經解續編卷八百十八終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八百十九　南菁書院

周禮注疏小箋四　南海曾釗冕士著

夏官司馬

大司馬　制畿封國　釗謂畿謂侯畿甸畿之等國謂大國小國次國之等

進賢興功疏進賢謂臣舊在位有德行者幷草萊有德行未遇爵命者進之使稱才任用有功者舉之亦使任用　釗謂賢諸侯之有德者進謂如加地進律之等功諸侯之有勞者興謂如錫形弓秬鬯之等興尊尚也見詩大雅興迷亂于政箋此條畧與王氏鄭氏之說同但諸賢皆以加地進律合解進賢興功稍異于釗說耳

馮弱犯寡則眚之注眚猶人眚瘦也王霸記曰四面削其地

劍謂四面削其地句當引在野荒民散則削之下此眚當訓如大司徒荒政七曰眚禮之眚眚裁損之也蓋馮弱犯寡者自恃其威權耳以王師臨之則崩角謝罪此所以抑其威負固不服則侵之(注)不服不事大也　劍謂不服不行王朝之法度一不朝三不朝之類

放弒其君則殘之(注)殘殺也王霸記曰殘滅其爲惡(疏)若加虐殺之　劍按殘鄭蓋讀爲踐尚書序遂踐奄大傳踐之者藉之也藉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按此刑即不孝之刑君與父同故放弒其君亦用此刑矣踐亦爲翦翦斷也故鄭云殺也翦亦爲滅故鄭引王霸記云殘滅若疏則但釋殺之義何以云殘滅其惡耶按殘本與踐通踐奄周本紀引作殘奄

辨鼓鐸鐲鐃之用(注)鄭司農云辨鼓鐸鐲鐃之用謂鉦鐸之屬　劍按此說殊不了晰竊謂用即下經云中軍以鼙令鼓鼓人三鼓司馬振鐸鼙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三鼓摝鐸鼙吏弊旗車徒皆坐以及鳴鐃且卻之類蓋用者用以聲坐作進退也

辨號名之用(注)號名者徽識所以相別也(疏)綴之於膊上以別死者　劍謂徽識可用於晝故孫子曰晝戰多旌旗此經下云以辨軍之夜事則雖有徽識其誰見乎竊謂號名者所謂軍號也號須記載以便稽查故上曰讀書契而注謂讀書契以簡軍實乃大閱事耳

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注)鄉師居門正其出入之行列也　劍

按注義未盡遂師職云田獵平野民若然則有司統鄉師遂師而言蓋鄉師平其鄉之車徒遂師平其遂之車徒也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注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也逆逆要不得令走　釗按天子不合圍湯設三面之網易曰王用三驅是皆不欲盡取之意此經逆要不得令走無乃非仁者之心乎竊意逆當爲冀書多士云敢冀殷命鄭注云驅也見毛詩召南疏詩召南騶虞傳云虞人冀五豝以待公之發止義曰虞人冀驅五豝以待公之發矢然則驅者自後逐之冀者左右逐之正與三驅義合易正義引褚氏諸儒皆以三面著人驅禽言之鶩從並聲後人改作鶩從弋然則弋與並可通用弋書多士釋文云馬作翼去順效逆古作並故疑爲翼之假借也

司勳　掌賞地之政令注政令爲役賦疏賞地在六鄉之內其民亦從鄉之徭役法　釗謂政令乃二十而三之征法耳蓋賞地出賦但共受地之家而不共國也按左成七年傳楚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爲賞田巫臣曰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則賞田無國賦不從鄉之法明矣

凡頒賞地參之一食注鄭司農云不以美田爲采邑元謂賞地之稅參分計稅王食其一也二全入於臣　釗按小司徒注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是王於采地皆四分取一若賞地三分取一則更重於采地矣何以優功乎先鄭雖誤以采地爲賞地而其不以美田之說殆近是也考檀弓不食之地注不食謂不耕墾此經一食比不食爲優而比不

易爲劣故曰不美之田賈疏謂無文以言之蓋未考耳按詩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箋甫之爲言夫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
法爲一成之數成稅百夫其田萬畝蓋惟公田無山麓川澤
又不易之地故十千有百夫耳其餘六鄉之民上地不易家
百畝一易家二百畝再易家三百畝相通三夫六百畝則三
夫而受六夫之地也六遂以外上地家百畝萊五十畝中地
家百畝萊百畝下地家百畝萊二百畝相通三夫六百五十
畝則六夫而受十三夫之地也本鄭志賞田據載師在遠郊任
六鄉之餘地則地之美瘠當亦與鄉田等考載師注遠郊之
內地爲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
除六鄉七萬五千家受十五萬夫之地餘九萬夫以一家受

二夫之地計之爲四萬五千家合七萬五千家得十二萬家
然則鄉田與賞田皆一家受二夫之地種者居其一休者居
其一合山澤林麓所去之一所謂參之唯歲種者有賦易邑人三
百戶鄭注采地方一成定稅三百家成容九百夫三分去
一猶容六百夫而稅三百家是一易再易之田無賦也所
謂一食也其不食者謂之加田加田者加于所食之外經文
本明惜後鄭誤以一食爲王食故加田誤爲加賞之田矣曰
無國征何也蓋受賞地者但就所食中以二十而三貢王見載
師其所不食卽置不復計故曰無國征以對所食田有二十
三之征而言故又曰加田無國征也

量人　營后宮注后君也容王與諸侯疏知非王后之宮者以
其不得先言后故以后爲君也　釗按此說大謬經之先言

后宮者以與國城郭俱言營故類及之而與下所云量者自分二科不可以爲先王朝也且明言后又安得以爲王乎雖經典亦多訓后爲君者然周禮初無是而據以爲釋終覺未安矣若王宮則冬官司空匠師營之考工記匠人職言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之雉當卽匠師所頌之法也蓋冬爲少陽夏爲少陰匠師營王宮者在冬宮量人營后宮者在夏宮聖人分屬正自有義但冬官亡故說經者不得依據而妄以意測耳然則后宮不見制度之數奈何曰其制自與王宮同婦人無爵從夫之爵故王宮六后之宮亦六匠人不言后者統于王亦猶內宰職言掌王內之政閽人職言掌王宮中門之禁爾

小子　羞羊肆羊殺肉豆而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注珥讀爲衈祈或爲刲刲衈者釁禮之事疏祭用羊是用太牢爲宗廟之祭　釗謂二經是一事觀而字可見蓋言以羊肆等祀于社稷五祀也尚書祈于新邑羊一後漢書以黃羊祀竈是以羊祀社稷五祀之證至珥當爲弭如小祝所謂弭災兵祈如小祝所謂祈福祥則王與之嘗辨之矣或謂此珥旣爲弭災兵之祭則安得引周書之祈新邑爲證乎祈新邑是大祭祀故用太牢有牛羊豕此爲小祭祀故第用羊及騬犬曰何以知然曰冬官豕人已亡而地官牛人尙存不聞祈珥共牛牲也周官六官中但犬人職云幾珥用騬及此羊人職祈珥共其羊牲而已

掌固　凡守者受瀘焉以通守政注凡守者士庶子及他要害之守吏疏云他要害者謂城郭所守是其常處除此有要害之處若殽皋河漢要路之所　劍謂凡守者但守城郭溝池樹渠之所而已其他險阻則具于下經所謂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云云蓋凡他處要害亦都郊山川中物耳且以文法言之則此處緊接上城郭云云又未可遽攙及下文也下經云晝三巡及夜三鼜以號戒皆掌固身親之而疏謂掌固設法與所守之處非是自巡行亦誤不然則守法亦一定章程耳序官稱上士二人下士八人豈非冗員乎或謂信如子言則都邑以下不用巡矣曰非也都邑等則守彼者巡之經不言文不具疏若置彼處則無可議也

環人　掌致師注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焉　劍按兵書曰致人者不致於人左氏傳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皆後世求必戰之術也且兵凶器戰危事不戰而服人微特彼國利也不傷吾卒士不苦吾將帥威莫神焉而顧必求一勝之快豈元公制官之意哉竊謂環人者義取審察內外若環相循而不窮致師者深審我師敵師而極其確記君子致樂以治心注致深審也師義莫先於知己知彼而知必要于致故環人以此爲首焉史記周本紀尚父與百夫致師此蓋本戰國之書不足據也

訟敵國注敵國兵來則往與之訟曲直若齊國佐如師　劍謂鄭所云諸侯事耳天子討而不伐凡所軍國皆曲而不直尚

何於訟則此云訟不得兼言曲直矣史記呂氏之亂周勃未敢訟言誅之注訟言猶公言蓋聲罪致討無所隱諱如訟于庭耳周語讓不貢告不王下又云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韋昭注謂以文辭曉告之司馬子曰告皇天上帝日月星辰曰某國爲不道征之是其義也

射人　王射則令去侯立于後以矢行告注鄭司農云射人主令人去侯所而立于後也　釗按注下引射禮曰大射正立于公後則立于後卽連以矢行告爲句先鄭說非也

服不氏　射則贊張侯注大射禮曰命量人巾車張三侯疏引大射者證服不氏佐量人巾車張侯之事　釗按儀禮大射諸侯禮未足盡據以證周官也司裘天子虎侯熊侯豹侯諸侯熊侯大射大侯九十注大侯熊侯是諸侯之大射禮可證考巾車量人二職無一言及射事而射人職則曰以貍步張三侯是張侯射人掌之有明徵也蓋諸侯官省故以巾車量人同兼攝王朝官備故仍歸射人

司士　唯賜無常注賜多少由王不如祿食有常品　釗謂無常者無常期也宮正月終則會其稍食醫師歲終則制其食是皆有一常匪頒之時也若賜則或臣有勞效或君有恩慶皆非常之事故不能前奠其期不然則後世近倖而濫蜀山之銅募人而靳官物之賞皆可以周官爲口實矣

節服氏　掌祭祀朝覲裘冕注服裘冕者從王服也　釗謂掌王之服裘冕與釋服之節耳

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疏)節服氏皆與君同服故云亦如之

劉按節服者節適王之服與釋也容諸侯亦掌之蓋諸侯祭祀朝覲則節服氏亦節適其服故云亦如之其不曰鷩冕而下而但曰其服者亦猶但曰諸侯則四人而不曰四人維旂也此省文法如疏所云則尊卑不辨何以昭服色乎而或以爲其服亦如之句爲注文誤入經文者亦非也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注)蒙冒也冒熊皮者以驚毆疫癘之鬼如今魌頭也 劉謂蒙熊皮者謂冒熊皮盾上詩蒙伐是也伐者盾別名齊語云韅厲一戰注韅盾綴革盾上則冒以皮革自古然也其必熊皮者亦如熊侯示服猛而已黃金謂戈禮記中庸衽金革朱子曰金戈兵是也黃其色如僞孔傳鉞以黃金飾斧古今注云金吾以黃金塗兩末及後世之弩名黃𠂤耳古者銅亦曰金此戈以銅爲之故名春秋僖十八年鄭伯朝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又越絕書風胡曰禹以銅鐵爲兵吾越尉佗相傳有銅劍亦其類也其不明言盾戈者省文金吾者吾禦也亦不言金爲何物古人文字多不具類如此矣上言掌下言執揚故亦不犯複也曰四目者謂掌熊皮黃金以相視四方所謂方相也書四目亦如此詁若以爲面具則舜明者其不可解說矣

鄭注一誤遂有疑此非周公本書者說經可不愼哉

大僕 掌正王之服位(疏)謂王吉服有九隨事舉動而衣 劉謂此視朝服耳祭祀賓客喪紀則下經言之燕服則小臣掌

之則此服不得兼言九也

出入王之大命(注)入大命羣臣所奏行(疏)謂羣臣奉行王命報奏者皆是也　釗按信如此說則天官宰夫掌之其職云諸臣之復是也此官不應復見竊謂入者如後世封還章事也蓋太僕爲左右之臣惟繩愆糾謬是職苟王出命有不利社稷者還之王王不聽以死持之夫還者入之謂也

大喪始崩戒鼓(注)戒鼓擊鼓以警眾也故書戒爲駭　釗按駭雷擊鼓也與驚同則駭字正自有義而鄭改何與

掌三公孤卿之弔勞(注)王使往　釗按上承大喪云云則注意謂三公及孤卿有喪王使大僕往弔勞也然喪往弔可矣又何爲而勞乎若謂勞如行人郊勞之文則勞爲吉禮不應與弔同稱且卽謂王使大僕往弔公卿喪其於經文亦不合蓋經明言掌三公孤卿之弔勞不言三公孤卿之喪掌其弔勞也竊謂三公孤卿來弔大僕勞之如是始於經文義當矣小臣職云掌士大夫之弔勞其訓亦如之

隸僕　掌蹕宮中之事　釗謂宮祿宮也互詳宮正職

大喪復于小寢大寢(注)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始祖曰大寢　釗按左傳僖公薨于小寢禮適小寢釋服歷檢書傳無稱寢廟爲小寢者竊謂小寢君所常燕居大寢君所常聽朝政故復之大寢路寢也亦名適室士喪禮死于適室(注)適室正寢之室也云升自前東榮中屋不別言其何地亦可見卽其所死之寢而復之矣

弁師　會五采玉璂注璂讀如薄借綦之綦綦結也　剡謂璂本作琪玉屬謂以玉璂飾弁縫中也

司兵　及其用兵亦如之注用兵謂出給衞守　剡按注意以衞守別上授兵然獨不思出給與授本無別乎且經亦未嘗有衞守意竊謂其用兵言利用之兵如牛刀徑路刀之屬耳蓋古出軍斬牲以徇陳又軍事共其犒牛無爲皆執戰陳之刀以殺之故知其必別有兵也

司弓矢　其矢箙皆從其弓注從弓數也每弓者一箙百矢　剡按如此說則經言其矢皆百可矣又何必云其矢箙亦如其弓爲此詞費不殺乎竊謂從者如其弓性也按上經王弓弧弓以射甲革則戰陳當用之易曰弧矢以威天下則弧戰陳之弓經雖無明文推其義與下經所謂枉矢用諸守戰合又考工記輈人職曰弧旌枉矢疏弧旌弧弓是枉矢宜於王弧有然上經夾庾授射豻侯鳥獸與下經殺矢用諸近戰田獵合是殺矢矰矢宜於夾庾有然上經唐大授學射使者勞者與下經所謂恆矢用諸散射合夫散射不專一名之謂也是恆矢宜於唐大有然此所謂從也然則箙亦曰從其義何剡按箙亦數等詩有魚箙以魚皮飾之鄭語有箕箙以箕木爲之而爾雅翼萇草似荻而細織以爲矢服下經亦有龍箙以編竹爲之詩一與四牡並言一與簟第並言則戰車中之具也其諸枉矢盛以魚箙而從王弧與下經言田七充籠箙矢則獵弋之物也其諸殺矢盛以竹箙而從

夾庾與惟矰矢不在箙此言其矢箙故知矰矢也記桑弧以射四方桑弧卽桑弧曰射四方疑亦散射之類鄭語言檿弧箕箙則檿弧疑亦唐大之類其諸恆矢盛以箕箙而從唐大與

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注)弩無王弧王弧恆服弦往體少者使矢不疾　釗按注意甚晦如謂王弧之弓但以恆服弦則矢不疾故而廢其名然弓之名夾庾唐大者雖往體多亦無恆服弦之理則何獨不并夾庾唐大而廢之竊謂弩尚機天子不可以機示天下故弩獨無王弧之名蓋王弧者天子弓也下此諸侯大夫之弓則可以名弩矣諸侯大夫皆臣也書曰若虞機張虞人亦臣虞者以弩爲天子驅除猛獸諸侯大夫以弩爲天子驅凶害其意蓋同且王弧弓之弱而能遠到者唐大夾庾弓之強而不能遠到者天子垂裳端拱而威及天下諸侯勵精宣化而威及一國其象如此然則弩之不得名王弧此其旨也

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注)物弓弩矢箙之屬　釗按周官經凡言物者皆多據物色而言此經言以其物是謂頒諸侯以形弓大夫以黑弓之類

田弋充籠箙矢(疏)充籠箙矢者籠箙皆盛矢物及矢皆共之　釗按審如疏言則以共作充也竊謂充備也訓見廣韻蓋田弋多矢多故於東矢外尤備之以待供給

戎右　會同充革車(注)會同王雖乘金路猶以革路從行也　釗謂充備革車者并戎路廣闕革輕五戎皆掌之按共者春

官車僕所謂共革車各以其倅會同亦如之是也掌其儀者
戎僕所謂掌戎車之儀是也掌其倅者戎僕所謂掌王倅車
之政是也馭者馭夫所謂馭從車是也獨不見有充其五戎
之政車者故知其必此官也其曰充何也曰臨時治之之謂
掌先時治之之謂充充備也其戎五而序官中大夫二人上
士二人何也曰充者亦言其故也戎僕所掌倅車各十二乘
而序官中大夫亦僅二人
盟則以玉敦辟盟注鄭司農云辟法也元謂使心皆開辟也
釗謂此訓殊强按辟明也祭統對揚以辟之注言揚君命以
明我先祖之德則此官辟盟亦謂戎右奉敦而進申其論議
以明兩君之好耳史記平原君傳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
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後漢書隗囂傳有
司奉盤割牲而盟曰凡我同盟三十一將十有六姓允承天
道興輔劉宗是辟盟之義也其用盤者或平原相楚王則君
臣爲盟囂與諸將則同黨爲盟故殺其禮而不用敦與
齊右　凡有牲事則前馬注王見牲則拱而式居馬前卻行備
驚奔也　釗按注義則經當言凡遇牲矣竊謂牲事迎牲也
大中小祭皆有牲故曰凡前馬者容君雖乘車出廟門迎牲
及牽牲時君已下車故齊僕亦下而前馬與
戎僕　掌凡戎車之儀注凡戎車眾之兵車也書序曰武王戎
車三百兩　釗謂戎車者革車凡者統五戎言之語所飾謂
之革語所用謂之戎其實一也儀者廣車宜于橫陳闕車宜

于補闕革車宜于爲蔽輕車宜于衝突之類劉熙釋名曰儀宜也得事宜也數者用之皆得宜故曰儀焉而注以爲衆之兵車則輿司馬掌之豈戎僕之職哉

馭夫　掌馭貳車從車使車㊟貳車象路之副也從車戎路田路之副也使車驅逆之車　劉按賈疏云知貳車是象路之副者以道僕云掌貳車之政令故知之也然考貳者副也少儀曰乘貳車必式注貳車副車則安可謂獨象路乃得是名乎毋亦與戎田互見爲義猶言倅言佐耳如泥貳車字面獨道僕職中有之則戎僕田僕之職并未嘗言從車也康成又何以謂從車爲戎田之副乎竊謂貳車者象路之貳田路之佐及車僕職戎路之倅廣車之倅闕車之倅革車之倅輕車之倅也以其副正車故通曰貳焉從車者典路職會同軍旅书于四方以從王之路也以從王行備用故曰從焉使車則使于四方之車也以其爲使人所乘故曰使焉然路亦謂之車者何也曰猶掌五路之官亦曰巾車戎僕掌革路而曰戎車也說經者不務通大義而膠柱一二字之微曷怪其支離詞費哉

校人　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二耦爲乘㊞言養乘之者已下皆四四爲耦是因養馬乘習之　劉按乘謂驅步之馬漢書貢禹傳廢馬食粟苦其太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乘之所謂步作之也

庾人　及執駒散馬耳圉馬㊟散馬耳以竹括押其耳頭動搖

則括中物後遂串習不復驚　鈎謂馬耳馬飾說文靡下注云乘輿金飾馬耳也則當盧者曰錫夾頸者曰勒鼻口者曰鞶飾耳者曰靡此經馬耳正謂此散者不縛束之蓋春時駒則執之不使近母馬則使之游牧通淫月令游牝于牧是也此經散馬耳亦正謂此而鄭氏謂以竹押其耳無乃非散之義乎圉馬者馬既通淫則須養之然非廋人之職此言者謂令圉師圉人故下接云正校人員選也校人謂師圉鄭注良是或謂禁圉之使不得近母夫豈其然

訓方氏　誦四方之傳道(注)傳道世世所傳說往古之事也

鈎謂傳謠歌之類一人倡之則千萬人轉說焉故曰傳道也

爲王誦之者於以見民之喜樂疾苦焉耳而注謂古今所傳說於四方何義哉

皇清經解續編卷八百十九終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校

南菁書院

周禮注疏小箋五

南海曾釗晃士著

秋官司寇

大司寇　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疏大史內史司會掌事皆與六卿同故皆有副貳盟辭而藏之擬相勘當也　釗按大史掌邦之典法則內史掌八枋執國法未嘗掌其貳也下及國令之貳著一及字則之貳二字不屬國法可知　其曰貳者一則曰萬民之有約劑藏焉以貳六官之所登曰萬民則非大盟約可知矣一則曰國令之貳令者一時之規則非大盟約之書亦可知矣竊謂當以登于天府大史內史爲句其司會不得連上爲句者司會職掌邦之六典八法一則之貳自有明文故

也

士師　四曰糾用諸國中注未有聞焉　剉按大司寇以五行糾萬民此經所云糾卽此是與大司寇建言士師奉而行之與但言國者舉內以見外也

朝士　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於朝注人民謂刑人奴隸逃亡者　剉按貨賄六畜不能知其所自來故委之舉之公之私之若人民能自言其居處者得者自當送之彼處而以無求遽舉之無乃非乎卽謂逃亡者必不自言然舉其逃亡書所謂逋逃主也周公既以數紂復自蹈乎竊意人民六畜猶言庶民之六畜耳不曰人民貨賄六畜而曰人民六畜者蓋貨賄則合卿大夫庶民皆有之而六畜則庶民所獨傳曰畜馬乘不察于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此人民所以不加于貨賄之上也

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注屬責轉責使人歸之而本主死亡歸受之數相抵冒者也疏轉責使人歸之者謂有人取他責乃別轉與人　剉謂屬託也屬責者謂遠賈異方而死者屬侶伴之人收取其責負者或賴不償因訟於官則官必召其地相比近之民問是果與亡者爲侶伴否然後聽而責負者償之所以防影射也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　剉按注疏皆以家人絕句愚意未安蓋家人既絕句則殺之者何人乎竊謂當以軍鄉邑及家絕句鄉邑皆公地家則卿大夫也盜賊至犯官長則

眇法極耳故人人得而殺之其不曰民者統府史胥農工商賈言之也注疏蓋緣下經云殺之無罪句法似同而誤也不知下經有報仇讎者云云則殺之是報仇讎者殺之與此正不可同

司刺　以此三濾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疏三濾者謂上三刺三宥三赦　劉按注訓刺爲殺故有此誤易彥祥訓刺爲刺取之義其說是也此三濾亦當指三刺小司寇曰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與此求民情斷民中正合蓋以三刺之濾聽人之情僞而或宥或赦皆因之矣其三宥三赦之上下文不及若干殺者宥者減死一等宥之上則殺也其不曰刺而曰濾者三刺皆有法焉爾

布憲　以詰四方邦國注詰謹也使四方謹行之　劉謂此說頗費辭按說文問也禮月令詰誅暴慢注謂問其罪窮治之此經所謂詰四方者蓋以國之刑禁問四方邦國有犯者否將窮治之也云爾

禁殺戮　攘獄者注鄭司農云攘獄者距當獄者也元謂攘猶卻也卻獄者言不受也　劉謂攘猶擾亂也史記陳平傳傾側擾攘漢書賈誼傳國制擾攘是也擾亂者謂獄已成而教罪人作誣辭反案曲引律例以亂執法者之心如今世之所謂狀師者也遏訟者蓋土豪二者皆猾民故司察而誅之

野廬氏　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橑之注守涂地之人道所出廬宿旁民也　劉按賓客之至四時皆有之民之歲晚務閒使其聚橑可也若當春夏之閒無乃奪農時乎竊謂

不曰民而曰人不曰近涂地之民而曰守涂地之人意卽其百二十之徒也不然匪惟害農其百二十人無亦冗哉

司烜氏　則爲明竁焉注明竁若今揭頭明書其罪法也　釗按此則讀爲若作爲之爲竊謂明竁者秉火以明照之蓋皐人夜葬荀子曰皐人之喪不行晝行以昏壒古之法也故必以火意此官掌之耳爲當讀去聲

條狼氏　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注師樂師也大史小史主禮事者　釗按樂師在軍中但吹律耳卽不驗於事無害也罰之可矣鞭之無乃過重乎大史小史主禮事則是祭祀也祭祀失儀亦未至殺與墨也然則師亦言其長耳戰國以孫臏爲軍師則師者亦軍將之稱也大夫職猶卑故鞭五百師則尊則鞭三百蓋位愈高則罪愈輕固其理也大史小史亦謂在軍中占天時者紂以甲子亡周以甲子興推步陰陽雖非軍中要義然晦日不出師六甲窮日亦不師自古而然本經亦於大師時使大史職抱天時又使小史佐之則亦未嘗不重矣君重之而臣輕之不殺以徇其誰復重顧職小史但曰墨者小史爲佐則非專職事有掣肘智有未及但墨之足以警矣曰然則軍將帥位卑而罪重史則位卑而罪輕何也曰軍將帥則位卑者事親史則位卑者責分也其大史則別曰邦何也曰諸侯在國皆有大史及帥軍旅而勤王則惟奉王朝大史所用之時而已謂之邦者別僕右馭大夫師等之統諸侯臣而言

掌交　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疏)天下九州千六百餘國使皆周徧必無徧理今言之者蓋是國有不知治者徧使知之也　釗謂序官中士八人疏謂必無徧理良是然謂國有不知治者徧使知之則未必然也按經明言邦國之諸侯則非巡其四方邦國甚明竊謂邦國諸侯來朝者掌交巡之以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好惡辟行之入境問禁入門問諱諸侯固自勤問而掌交又巡而道言之耳

皇清經解續編卷八百二十終

仁和葉維幹校
上海范本禮